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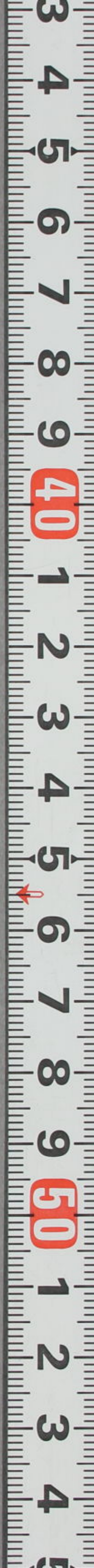
尺牘新鈔

肆

14

1475

73



73
門 4
號 1475
卷 73

昭和十五年
十二月八日
購求

尺牘新鈔卷之十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顧若璞

和知錢唐人上林署丞顧友白女督學黃寓庸長子文學東生婦黃夫人卧月軒合集

示諸兒

予自萬厯丙午歸汝父遂涉厯家事廿有六年中間辛苦備嘗風波遍厯予惟是兢兢業業蚤作夜思罔敢失墜以無誤祖宗立法以無貽父母憂者豈好為是勞哉亦緣汝父生十月而祖母見背至我歸時貧與病合處世艱阻事非一端且彌留之際止囑終事惟儉善教汝

尺牘新鈔卷之十

一 海山仙館叢書

凡片葉金卷之一
一
輩以繼書香善事祖父以續已事親不終之罪我固一
遵先志較前十三年中更翼翼小心如臨深履冰常恐
折足而覆先人之業至于祖父逝後多少風波寡婦孤
兒所不能對人言者未易一一數也予于壬子生燦兒
于甲寅生煒兒兩兒止見其生于仕宦之家長而居處
晏如衣食粗給幾不知有困苦事豈知而母之拮据卒
瘡以僅免漂搖之患者二十六年如一日也今幸兒輩
俱長成婚嫁已畢重任有托我責稍輕故以分爲合析
汝二子使各庀其家事夫吾豈不欲勞我逸汝俟繩祖

武哉良亦有所見而然也九世同居時旌其義二難孝
養並以德稱第情不隔而事或睽豐儉之異尙多寡之
各適好惡之不相符也人情異同其數多端豈能一一
如我之所願况人情習久則慢易生慢易生則嫌隙起
是故離則思合合則思離離中之合合中之離不可不
致審也喜兩媳賢哲能儉約守祖制及我年力未邁一
一清分使知家道之艱難如此世務之艱難如此各自
成立以漸進于禮義庶無內顧之憂亦鮮永終之敝豈
必合爲是哉若夫一絲一粒皆自我數十年勤劬困苦

中留之則所以謹守而光大之者更于二子有厚望矣
與張夫人

冢婦丁從余讀唐人詩其寄燦有云故有愁腸不怨君
語幾于怨誹不亂矣與燦酒間絕不語及家事時爲天
下畫奇計而獨追恨于屯事之壞也且曰邊屯則患傍
擾官屯則患空言鮮實事妾與子戮力經營倘得金錢
二十萬便當北闕上書請淮南北閔田墾萬畝好義者
引而伸之則粟賤而餉足兵宿飽矣然後仍舉鹽筴召
商田塞下如此則兵不增而餉自足使後世稱曰以民

屯佐天子蓋虞孝懿女實始爲之死且目瞑矣其言雖
夸然銷兵宅師灑灑成議其志良不磨夫人許之否

與弟

夫溘云逝骨鑠塊銷帷殯而哭不如死之久矣豈能視
息人世復有所謂緣情靡麗之作耶徒以死節易守節
難有藐諸孤在不敢不學古九熊畫荻者以俟其成當
是時君舅方督學西江余復遠我父母兄弟念不稍涉
經史奚以課藐諸而俟之成余日惴惴懼終負初志以
不得從夫子于九京也于是酒漿組紉之暇陳發所藏

書自四子經傳以及古史鑑皇明通紀大政記之屬日
夜披覽如不及二子者從外傳入輒令篝燈坐隅爲陳
說吾所明更相率呼吾至丙夜乃罷顧復樂之誠不自
知其瘁也日月漸多聞見與積聖賢經傳育德洗心旁
及騷雅詞賦游焉息焉冀以自發其哀思舒其憤悶幸
不底于幽憂之疾而春鳥秋蟲感時流響率爾操觚藏
諸笥篋雖然亦不平鳴耳詎敢方古班左諸淑媛取邯
鄲學步之謂耶

周

庚

明媿莆田人
諸生陳挾公承續元配

與仲嫂

居諸忽忽不覺春深久客云何必有以也度兄平日神
情非遊則病遊可也病不可也惟喜裝束有先君方書
存耳但以悠悠落落之致陶然于山水詩文之間諒可
勿藥嫂動定清勝何似對父母兄弟至樂存焉庚不能
竹竿淇水之詩其能已乎

其二

庶母遺詩記向在阿母笥中惜不及載之以歸古人矣
人不可作其音亦亡泫然涕之欲來也嫂更大索之偏

于不切緊處庶幾一遇存其缺畧是亦徑寸珊瑚也

其三

感念化者欲爲陳立傳以之才之美無子無年搦管垂
毫惟聞猿哭是以更端而未就當續成之敢不誠于陳
耶

其四

六姊乃凶死以去好不可爲豈不信夫生爲姊妹聚首
無多歸與爲隣相見益寡豈非生人之憾耶業成數言
私爲位哭之昨見阿兄告文更爲切至死者有知可無

冥恨矣

其五

三國志經嫂所點定庚應窮其贊辭但不解於古人何
所厚薄只覺此心爲劉

其六

亭雖不元水能虛白假吾兄養晉工文地以人重矣嫂
况肯來庚當出城作主也

其七

東郊清且閑宜爲調身善地可無阿兄註馬蹄秋水耶

與兄無聲

詩自致窮兄烏得富兄遊烏得不貧貧而且病有繇然矣遊稿妙極矣獨怪登大雷而無書何也

與夫子

不見古人久矣大率爲諸女兒所敗今大者獨依祖母以避吾嚴小者各發付諸乳一室深山清虛已接不無文字之緣當繕寫以正

其二

城不如郊郊不如山徙之西林誠善也山靜日長惟君

自愛

其三

離騷之所以妙者在亂辭無緒緒益亂則憂益深所寄益遠古人亦不能自明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所然知粹然一出于正卽不得以奧鬱高深奇之也

其四

林媛松石圖已見歲寒之志欽其至性以一絕風之畫首矣亦不敢展玩恐風雨悲鳴也

其五

尸牘錄卷之一
六
供白衣者謂其宜男也頂禮三年生女益眾始知佞佛
求福之愚也德音莫違便是致祥之道抑供之不必有
所求耶

陳鍾典

石丈晉江人
密菴初集

富黃若木書

日閱邸報見某公枚卜事深為怪嘆楊龜山出處之際
君子譏焉家希夷先生曰名將成必有物敗之王子明
寇平仲起手都做出伊周事業後來委靡不濟只是戀
一個相王嘉祐曰丈人不若未為相善相則譽望損矣

山中讀書時是草蓐至戴紗帽時是膽真整整做出一
篇大文章與今後人看如何可草草鍾典常以此意求
之無論今人恐古人亦不一二見也

富孫本芝公祖書

鍾典生具一種迂腸拗癖嘗妄譚以為自孟子後近二
千載心性天人之旨無一人解者眼見前後諸賢多函
胡不了又今人動排擊禪元二門其實非確有所指第
附聲沿響大肆謾罵嘗笑之以為如聽訟然不詳稽兩
辭何繇審克鍾典嘗深坐空山夜闌更闌洞開曲室嚴

尸牘錄卷之一
設三四座奉孔孟于上襍置老聃釋迦于側小子鍾璵
騎郵其中暢彼我之懷通往來之窅隨拈一義周折平
章因以知余門之說長而禪元之旨未始不可互參而
共證也凡此皆鍾璵迂拘所在以是絕去依傍掉臂單
行如謝康樂山遊持刀斧礫剪荒徑鑿聲冲冲然亦云
艱哉此意或二三知己可共明未敢對外人道也

遊英州觀音巖示弗人

英山突兀辣詭僕最愛其入手處譬之名家伸紙將畫
偶爾落墨點污紙上遂以勢成之幅圖完好爲峰巒爲

草樹爲人家爲崑崙樓或爲禽魚爲雲氣往來爲馬而
飛空騁轡以遊察其起止有倫無理不可以常法律也

與慧林和尚

花之敷坼魚鳥之哀樂風日之爭讓農漁之單偶烟水
之奔緩陌上叱牛聲之生熟觴茗之行止此皆文心所
佐助者也而僕今覈詣若何慚愧慚愧

與曾弗人

滇陽峽是造物迂腸拗筆所作者峰頭部署俱於不必
安處硬然安之耐人思索大約如古逸書班駁錯落蹶

讀之神理不屬似生似斜似脫似欹斷一再思之却極完穩欲爲咨補一二字覺無下手天地間迺有此種怪物

與友人

李卓老云爛熟百篇時文入場學一騰錄生繕寫此是也老生愁苦經營一字必求其合半句必極其穩刻畫之過轉入險狹則立敗矣是言也驟聞之惡其猥屑然回念身在號舍中檠火明滅雙瞳凝睇思索未到畫角密移不得不服其言之確也

與友

莊子曰古之至人其寢不夢其息深深沈渙曰晝觀之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方可言學張九成曰耳目爲禮樂之原夢寐卽出處之驗善讀書人只就夢寐一事仔細思量便識聖賢下手要路

與友

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聲名妖孽四字合說真頂門一鍼

與同社

詩文至六朝淫矣使其尋聲合吹如轉圜千仞乘溜而下則其去宋元填詞傳曲不一二舍爾抑使其厲而挽之建安黃初以上則猶決東海之波屈注華岱憂憂乎其難哉唐初諸公坐視古今斟酌情文因其精麗澤以雄渾本其繁富加之堅栗當其時如子產聽鄭國之政非必盡反子皮所爲也第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而國治矣是故其詩則有沈宋之正宗其文則有燕許之鉅手人知沈宋橐籥于曹魏不知其權輿于陳隋人知燕許陶鑄于馬班不知其規模于顏

謝蕭統曰椎輪爲大輅之始層冰乃積水所成剝復消長中有至理排幹元氣存乎其人有志者所不甘坐而塞默也

與張士弼

僕性護醜雖有所作秘不示人如海神與秦皇帝相見約曰我貌寢勿圖我也足下信手信心一有誦說任人抄繹百里內外朝脫藁而夕傳授也若烽火之召然僕之去足下不啻倍蓰而責其相及是使威施與賁獲鬪力能不憂其絕脉哉

王思任 季重諱菴山陰人

與冒辟疆

向辱翰貺因冗極熱極不能應教茲俱如命勉為之以
呈第珠玉滿前自覺形穢奈何仁兄異才仙品故是藝
林中飛將佇看橫絕海宇不佞近日不解時文亦不敢
看時文言時文矣每對時文惟有口誦阿彌陀佛而已
仁兄得無同慨耶

又

壽文難動手而在海內祖孫父子鴻鉅名卿更益悛悛

退矣恭喜尊公衮衣東借節鉞匪遙奉太翁太母子鈴
閣朝夕視膳僅一衣帶黃河也任到潯陽一日即往星
渚為御史作箋片既是老兵復稱貧道段于木之旗播
鼗武之鼓日日簿書與悔氣塵年戈陽腔服色團帽為
伍而已使者到正從廬山還留之八日始得完事以報
命文字覺不惡但金箋壽詩非任之所能不得已而為
之者也

簡徐元仗

尊教摯誠感切但所云下逐客之令罪主家無赦則有

必不可謝必不可絕之客將奈之何又云不得已姑行之客去卽翻案弟中夜思之猶覺未穩安于客甚恨亦于百姓甚怨也居官日短做人日長况弟不比台翁起家牛醫戴笠下馬之盟頗有其人又弟情軟不能作冷面來則必見見則必欸計其往來路費察其特來經過不妨以血誠告之或請或不請情禮必當盡之但竭吾厚薄之力如有方便事關說亦委曲從之過我心許妨我官箴則密求相諒或亦不取其恨也台翁以弟視弟再求酌教懇懇

簡趙履吾

秦淮河故是一長溷堂夫子廟前更擠襍包酒更嗅不
得不若往木末亭吃高座寺餅飲惠泉二升一魚一肉
何等快活也

簡米仲詔

越人嚼筍聞人嚼蔗漸老漸甜不想奉崔魏諸公主何
意見就中少年新進甚多今日銀艾明日就想犀玉邀
呵過棋盤街尙書閣老是箇孩子難道有大半世做去
早早回家有何意趣打選官圖不上五六擲就到太師

出局矣忙些甚麼又做官如游山一步一步上去歷過
艱難閃跌幾次方知荆棘何以刺人危險何以惕人幽
奇何以快人轉折何以練人漸漸登峰造極方得受用
今一見山麓就要飛至山頂山頂之上又往那走此皆
不明之故也年兄終日太僕決不轉動譬之山腰看人
從高跌下者暴痛絕命可憐可笑也若弟又鮎魚上竹
竿可笑之甚矣偶發名言不是妬口也我兩個老人家
終有意思在

與許伯倫論文

蝨必車輪蟻必牛鬪而後耳目之官各極其用曾以此
看小題一字之冷通章熱血呼吸盡來此真小題也如
僅以小兒之穎挖空生語頭巾之學餽貨雜張不則霸
王叱咤豪叫一番蘇秦縱橫演敷數帶雖玄黃炙轂紙
動戈飛吾無賞焉

施閨章

尚白宣城人
雙谿草堂集

與蔣虎臣

夫詩以自然為至以深造為功才智之士鏤心剝腎鑽
奇鑿詭矜詡高遠鏟削元氣其病在艱澁若藉口渾淪

脫手成篇因陳襲故如官庖市販咄嗟輻湊而不能驚
魂駭目深入人肺腸寢就淺陋其病反在艱澁下

蔡復一

敬夫元履同安人
遜菴全集

與劉侍御

僕獨木易風危磯難水始以蕉弱受修竹之彈旣而拭
唾逢羿殼之怒束身待黜何能勉樹如大雅所獎期乎
雖然返璧心承已重

與黃石齋吉士

先輩有言官必有事館閣人便當理會相業不然則爲

忘其事而虛國恩矣書之於業奕之譜醫之方也執譜
與方必無國工然未聞國工之學而去其方與譜者姑
以兵言賭墅而費人也多矣今士未嘗爲譜與方姑妄
言之而妄聽之驟以國賭而寄人生死之命可乎語曰
習方三年無可醫之病醫病二年無可用之方此善喻也

與楊衡毓

別論云云私所扼腕語云流言流之所行周公亦謹避
之而已流必自止日月宣朗亦何假于風雷哉

與畢東郊鄭撫

戶部彙編卷之十一
聰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負初心雖退之語而台臺爲我
拈出遂令汗出透背矣外典有言利刀割泥泥無所成
刀日就鈍良可慙歎

又

莊誦徵信錄老伯母真筭櫛偉丈夫也是開名世以禎
國家豈偶然哉台翁以第一等之人兼三不朽之事解
綬則六載彩衣貽芬則百年彤管天人之際得全全昌
卽授簡如雲孰若自昭前者之大且永乎弟以不敏借
研聿當執御榮施曷量然偉丈夫之母必得丈夫之言

方無慙色而弟也夸父之棄杖且自搗蝮志矣卽欲槃
悅其辭以贅槐眉恐王母之山不受也不獨刀筆羽檄
情田未耨而負羊公鶴之嘲有何徽音可當三青鳥乎
謹拜而藏之容兵事稍定勉効一言庶賴讚佛之虔以
懺撓棟之罪

與孫玉陽楚撫

夢與人戰者角敵甚苦而不知敵者之亦已魂也天下
一身也奈何一身中而六鑿相攘乎薪火相摧而人材
國事俱受其敝竊恤有心匪獨同調之私慨矣台臺山

立難搖玉磨更瑩所謂何傷日月者但悵星福守而旋
移甬膏收而難下耳無力攀轅忍言秣馬

又

不肖觀近事水火之勝數年一復其勝愈甚則其復愈
速方勝之日卽有不可居之勢而使飽帆風者莫之察
也臣子何足言而以剝落受之人材以空虛受之國家
誰生厲階忍負君父天定勝人台臺休復不達所望嶽
鎮八風海平萬壑相皇極之化而消偏陂反側之爭天
下猶可爲也敬因返岫豫祝賜環

與王崑璧中丞

不肖舍嶮嶮入貴筑承積壞之餘於疾爲瘵身旣庸醫
而竒窮不能且藥物以意治之黔病未動而醫先病反
以其病病黔主人責其不效逐醫宜矣

與顧桐栢

南浦龍光錦江魚字影移音間夢路苦迷易水治兵時
台臺鳴珂卿月只尺天喉而修候未能若或掣之廼知
舟近三神山風輒引去非虛語也

與長沙府

曩拜瑤華藏袖經年字不滅也嶮衡相望遠莫致之惟
遙想紫芝引領軫中一星心隨颺往耳新化陳令治安
曾見所著貞言及古詩數首類貞恬士又聞武昌縣言
其騎驢赴補選步行投謁買飯餽過午則雖未卜其有
爲而似有所不爲者也故爲之緩頰今聞寶慶道府議
處豈其縣政不可耶抑宜古而不宜今也其鄉紳陽生
白公祖有書極頌其賢子民或從厚道而陽公祖清介
甚又素不輕言者門下有真聞見幸直示庶得自省而
免失言失人之悔

荅劉學憲

承教大刻爲黔畫者真是老農譚稼粒粒皆苦國醫處
方劑劑皆中所恨牛種無畜藥物不全耳實心做事之
難惟同病者始知其痛回風賦謝未罄欲言

鄭崑貞

十師龍溪人

與減齋

對簿只弟一人絕無證驗丹筆不知從何註脚讞我者
亦甚難耳獄戶日增暑氣冤氣互相薰染咯出紅痰如
圍牛火中迫取其肉衰病之軀安能獨存冤對已到神

僧惟有還受況塵劫凡夫哉遊蜂逗紙肉一時不能自
由姑作是觀庶鑊湯尚可避熱耳

林章

初文福清人茂之尊公

荅黃序賓太守

乍脫縲紲如鳳出笈更思翱翔霄漢周覽八極舒十年
之積憤寄于載之曠懷不復能踈跼屏息逐燕雀盜食
籬薄之下又以天地為囹圄也是以過名都則思登眺
逢麗地則思徵訪彷彿若夢中入華胥也奈何三
楚之精神已滅六朝之脂粉盡消江漢風流不堪一嘆

嗟夫園囿之興廢洛陽之盛衰也此豈獨吾徒行樂之
感哉

與李如真書

某名教罪人不可為長者言然長者有道之士也寧忘
嚮者為御車時乎

與何維聖將軍

絳侯得罪袁盎怒其過魏尚獲戾馮唐愬其冤僕無絳
魏之名足下有袁馮之誼矣

與丙卿大來

魯朱家以一言出季布匹夫之名遂重天下僕非有季布之罪二君何難為一朱家語云善人在患饑不及餐僕固非善人然足下能朝食乎

荅許將軍

維揚為豪傑之都然而僕數過之懷中之刺敝焉足下安所聞及窮愁耶

與某

士之不幸昔固有之如僕不才乃今所無嗟夫僕信不才然實冤也難為言矣得從寬罰豈不感恩然放鳥于

狡猶縛其翼縱馬于遠尚繫其足上不可飛下不可走靜言思之徒自悲已凡羽驚蹄不足為惜足下憐我亦令我媿

又

秋色易分客踪難合薄開北海恣賞西風

慰友

十載宦遊未成題柱百年伉儷乃作歌盆悲哉足下何以堪此

林 嶠 小眉莆田人

與張公亮

與先生相隔千里樞衣無從正如成連弟子操舟入海
還顧林筏時也人之情固有同牀連屋而久不相移者
反自得於江山千里之外譬如禮佛者合掌持呪終日
拘營自失者久一旦離去游行山谷間朗懷豁開反覺
佛在我前其爲開益豈徒形相接人而已哉嵎於先生
潦倒思憶幸而不爲鄭階蔡席假館授餐人耳其與開
懷見佛寧有異哉嵎年少且賤無一可傳未嘗學道而
懷仙佛之心未嘗出世而厭市井之俗此自嵎家和靖

處世多僻生來帶此種子不自知其狂疾耳

寄楊復師書

僻左之地每訛動履或云補官某處或云謫官某處或
云未曾補官尙在某處棲止如是經年不覺啞然自哂
矣念此世界亦是野馬奔塵隨飄隨止何足厝心唯是
生平知己顛倒思憶眠寢之際尙覺有吏散衙清師弟
執手誰能禁不生情哉今年讀書雖未能窮盡古人亦
粗涉其大意若年過三十所求不遇便作一雙布袋負
生平所著遍走天下向長安酒壚上尋我一二知己足

戶牖錄卷之一
三
矣歸來仍守一園只於破壁中掘土幾尺埋其遺籍令
後來得此編簡殘缺荒荒莫理安知不爲曩代所貽哉
默默此意誰與語者每自思念奄奄鄉里中有持一杯
酒從座中亟贊曰慕子久矣子真好學者也子真能文
者也此何益之甚而徑稱知己矣況我師生生來具此
夙契來官此地揖我而超越於儔眾之中退之之接何
蕃中卽之揖王粲無以異也山水相阻裘葛相易欲辦
芒鞋竹杖江右相尋尙須俟之數年以後耳總之相晤
有期未應默默也峭性本蹇促不與妻子爲緣若得少

營一山置書千卷蓬髮不洗坐卧其中蛩吟蛙唱聲影
相從寧復知有人世拘束事乎奈天不可祝壞墻漏屋
兒女相襍啼饑啼寒聲出籬間以此相苦非但幽心韻
事剝喪無餘卽進取一念亦且釋去七八僅留二三矣
始嘆人世自有易卜之歡易酬之願奈何戚戚徒爲虛
羨乎

與張公亮第二書

先生詩文實爲海內第一士之無意涉筆則已士之有
意涉筆自當遠涉千里求一而質區區馳一使則亦慢

且疎矣函丈之間不勝慨悚上之不能尋山千仞與通人達師洗藥問性次之不能買東郊數畝引酒歌詩率其妻子居焉乃兀守一室時一弄筆投於箱篋之中不遇知己誰見稱頌恒恐年壽不終詩文無傳身沒之後墳高三尺累然草土將無下慚才鬼上媿頑仙者乎竊念古今文人人人矜大誰肯自引自咎以相下者伸方寸紙於私室之中毋論能與不能皆有振翰摩天之勢媚不幸而才力甚鈍然而十爲文亦豈無一二得形似乎危苦之旨艱深之辭徒充篋筥而已是以偃蹇已久

聲名寂然安得哲人君子吐韻投心然後晦賤至死而無悔焉山臯之鳥雖無益於人世忍使之哀鳴馬首逐菴不救乎媚於先生不憚千里而往質之者欲求一言以爲政也

劉體仁

公勇穎川衛人

與紀伯紫

驚蟬辭樹前別殊草草弟八月始還里都門半歲無一佳况自厭塵俗不堪具道也北地有賀宣三者家世爲老儒宣三建函樓藏書萬卷昔曾爲之賦函樓詩昨相

見京師已授爲丹陽尹矣此君留心風雅耳社翁名固
久酒酣耳熱有恨不執鞭之慕弟告之以托交最久且
言可致相晨夕宣三大喜過望起立跪拜冠纓沾酒盃
弟不善飲是日亦爲盡一斗當此時而有一知嚮慕吾
輩者如一聞佛名號便爲第一希有便是慧命不斷弟
亟許之老社翁其有意乎弟恐老社翁畫叉頭月有數
斷餘且貯筒中豈肯復出門一步乎然弟已妄許之不
敢不以是爲請幸酌示之

廖孔悅 傅生江寧人

與紀伯紫

上巳對名花奉候至日暮不見好朋來佳節竟虛度

張愬 僧持江寧人

寄周岷公

別後三接手扎山川于里知兩人心未嘗隔也幾番提
筆欲作一書幾番閣下詩有之長疑卽見面翻致久無
書如寫我衷矣弟入夏以來在家賣藥非視疾不出戶
然未能醫人竟先自病而所喜者因病得閒因閒得靜
不特境寂亦復心清雖不能讀書間取一二冊觀之頗

覺明了惜乎不得如吾兄者一爲晤語吐其胸中所欲言却憶昨秋舟中山中風雨烟波晨夕晦明中各持一卷互相披剝兩月間快對真如天際了不可多得也八月後漸次涼爽能乘興扁舟來清涼木末坐蕭寺黃葉間十日談乎望之望之

與周櫟園

綠陰深處艤舟載酒相待久矣主人翁須亟來借芰荷風冷然醒之否則一片清涼恐彼終付瞌睡中耳

與友論歷下竟陵書

今之論詩者始焉多尸祝竟陵久之且俎豆歷下彼此互觀正可相輔而一人之身前後每自相誹詆甚有入室而搽其戈者中心大不可問恐風人必不如是也僕且不遑究歷下竟陵得失之歸而獨思今之爲詩者仍之以竟陵則不可矯之以歷下又慮復剿其似何以服天下才士之心無已其必折衷於孔子乎從古論詩未有善於孔子者孔子之言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僕向所謂未有無所爲而作者此也詩苟不本于性清苟

無關於風教不作焉可也

龔

賢

半于江寧人

與胡元潤

畫十年後無結滯之跡矣二十年後無渾淪之名矣無結滯之跡者人知之也無渾淪之名者其說不亦反乎然畫家亦有以模糊而謂之渾淪者非渾淪也惟筆墨俱妙而無筆法墨氣之分此真渾淪矣足下兄弟世其家學沈酣夢寐于枯毫頑石間者四十年吾竟不能窺所至夫未離閭闔而談五岳之奇雖稱亦謗也余何敢

程正揆

端伯孝感人

與惲香山

繪事家多爲筆墨使道生是使筆墨者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與胡元潤

作畫不解筆墨徒事染刻形似正如拈絲作繡五彩爛然終是兒女子裙膝間物耳足下筆墨各有別趣在蹊徑之外油然自得益能超凡脫俗者恐未免下士之笑也

林嗣環 鐵崖 晉江人

與紀伯紫

大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而一範之靜穆可典可謨為經為傳盡掃叫囂浮莽之氣方諸古人難得比似也恨紫老既不生溫陵復又不肯貪聞天百世之師僅握兩日之手子春移我情更攪我心也少選欲來閣上可否為詢閣主人相示

與胡元潤

蕭疎數筆必意思橫濶乃勝耳孫可之稱高錫望文序

事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知是解者吾告以畫兼為近日假雲林喝一棒也

梁以柵 仲木 宛平人

與紀伯紫

道駕早出何時返寓弟方自外歸偶有斗酒雨中無事窗外青梅一株梅子纍纍正堪與道兄一論當世也相去咫尺幸着屐過我為望

胡介 再見

與紀伯紫

昨歲鹿車至湖上正弟倒顛憂患之中神意惘惘却不知作何狀後又饑驅渡江促迫而去倚櫓回望不勝悵結矣想知已或同之也別後南北異踪靜思疇昔心迹皆馳讀老杜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常傍人之句顛叟旅堂想不免實下三升淚矣頻年奔走顛叟歸隱之計粗有成就否近履何似家室各無恙否弟淮遊之裝止應逋累月終故人見招爲八閩之行刀頭鏃末倒行逆施曾爲浪子偏憐客想能知我困頓之狀也

張二巖

再見

與姪瑤星

昨詩佳甚喜其直吐胸臆無纂組之煩寓中得一刻清閒亦可印證學問予去年八月作罽後傳一篇送姪一覽可爲我修飾一二人生在世一場懔懔大限將到光景無多聊爲蛇足之語以存雁過之音姪也達于教我乎何有

與房大生

淳于髡萊人也仁翁過其地得無有羅襦薌澤之思乎

當今諸侯不下士萬使君乃有二客使君固佳矣而二客翩翩何以厭倒齊人令管晏歛手不然鷄鳴狗盜兩先生起而傲之矣一咲

汪

偉

長源江寧人

與紀伯紫

連日陰雨有失晤候尊公大作高懷逸韻自成一家不屑屑規倣前人亦去前人不遠其中淺深老嫩似學與年進則淺與嫩者似可刪也孝子之心恐未忍如此容再商之原擬携人都門途中戒嚴虞有遺失謹贖上存

之家廟俟弟差歸日再作料理不敢負當日相知之雅也

翁德洪

織若蕭山人

與丁大聲

詩至今日盛矣士疇昔束制科令惟謹非已顯貴無賦詩者先進亦甚誠後生勿爲也近時秉筆之士力能進退古人及先進詩賦古文辭若生殺權其已所著作則旅以爲相見禮故士之欲走名譽者類皆的的爲之蛾眉宜長蟬鬢宜薄例尙使然爲之者眾雖欲無盛不可

得已曩予與王叔盧在白下凡燕會必賦詩兩人者酒
酣叱姣童引紙貫袖相對疾落數十韻擲筆顧盼徹侯
在左妖姬在右詞客山擁百樂停聳意嚶如也還歸而
不敢持示我大聲一篇洎有所徵擬與大聲羣進單答
非咀沫百過不敢呈出手夫人不畏噉譁奮戟之三軍
而畏手搏者一夫聞者鮮不以爲惑矣予于白下何壯
于大聲何怯也嗟乎以天下之盛若此以予親與白下
之盛若此豈真無所別白愛慕于其間者哉無所別白
愛慕於其間者其遇大聲也當不若是怯

王鐸覺斯孟津人

與櫟園

洽公吾不知爲誰其畫全撫趙松雪趙大年穆然恬靜
若屋德醇儒敦龐湛凝無忒無忒燈下睇觀覺小雷大
雷紫溪白嶽一段忽移入尺幅間矣

蓮池大師株宏錢塘人本沈姓

荅王弱生

來書云世累所羈不能一洗凡俗然世未足稱累也世
間法如爲子而事親以孝爲臣而事君以忠乃至人倫

庶物一一與道非礙所貴者任理隨緣無心順應而已
科場近且自一心舉業登第之日發大誓願必不以富
貴利達負其所學期如古昔名臣是謂濟世必不以富
貴利達迷失正念務了明此一段大事因緣是謂出世
如是則士大夫皆可即宦遊而參禪不離俗而入道者
也幸留心焉

荅錢養淳

來諭道念家緣兩戰未降今但于婚嫁等事隨力隨分
一無強為即與道念無礙不兩戰也若于觀心契合便

即下手必待俗緣了則無時可了

與嚴天池

人生閒忙亦有分定必待極閒而後辦道終無日矣忙
裏取閒得一時空便收拾散亂之心攝歸正念久之自
然有得

荅孫無高

抱疾窮山雖相念無便通一音間頃聞世緣已偶甚慰
得書又知在世緣中不忘信力尤愜遠懷耳蓋處世須
是隨緣不必斷盡世緣然後為道但外順人情中存智

眼久之自有所得

與秦任南

修行亦不必煩勞要緊在得自本心耳然不可見恁麼說便擬拱手現成所謂攝念體究者不可忽也攝念體究亦非二法攝之不已心將自明正體究時即是收攝但肯信行俱獲大益

與蔡坦如

讀書當家求子皆人間正事但要為所累然三事非能累人人自累耳何也讀書雖做舉業至于得失委之

前緣不生喜戚則何累當家雖營生計而隨緣隨分過得即休無求富心無好勝心則何累求子雖無後為大而不娶者乃為不孝帝王亦有無子而藩枝入承大統者豈無娶妾之資乎有無不以動心則何累又復當知此三事者雖曰正事亦實虛幻如水中月如夢中境即于是中忙裏偷閑時時省覺回顧正念一朝惑破方始帖然矣

與黃彭池

夫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心空則業空業空則

身空身且空病安從生願空其心卽大忤意事亦付之
如夢如幻如泡如影怡然坦然不以介意但回光內照
不惟却病而道從此入矣

朱吾弼

密所高安人

示弟

一札寄吾弟不暇長語第謂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人
當如處子防身將軍失機則一敗塗地處子失節則萬
事瓦裂慎之哉

張

鷟

侗初華亭人

與姜箴勝門人

杜門不見一客者三月矣留都散地禮曹冷官而乞身
之人其冷百倍然生平讀書潔身可對衾影卽鄉曲小
兒忌謗相加無怪也獨念國家所重者人才君子所惜
者名行今設爲風波之世局令小人得駕爲陷阱而驅
局外之人以納其中縱不爲斯人名行惜其如國家人
才一路何人才壞而國事壞國事壞而士大夫身名爵
位與之俱壞吁可懼也不佞歸矣有屋可居有田可耕
有書可讀有酒可沽西過震澤南過武林湖山之間賦

尺牘錄卷之十一
詩談道差堪自老官居卿貳年逾五十而又黃門彈事
止云文章無用恐濫金甌不減一篇韓昌黎送楊少尹
序嘻可以歸矣況又朝局以爲庸靡而天子以爲才望
卽宗伯墓門一片石他年邀惠惇史不稱好結局哉可
以歸矣諦觀年來士大夫風尚愈趨愈下鯁鯁惟異已
是除私人是引楚人爲楚人出缺秦人爲秦人營遷不
論官方不談才品目中豈復有君父而堪以服天下挽
世運乎足下講臣也朝夕對揚重瞳須畱一段光明于
胸中卽不宜輕發以逢時忌而因事陳規婉詞微諷當

有旋轉妙用莫負此千載遭逢也吾輩口不宜快而心
固不可不熱二疏已上速去爲幸扁舟已買江上矣
劉達生

與余集生

世間極認真事曰做官極虛幻事曰做戲而弟竊愚甚
每于場中見歌哭笑罵打諢插科便確認爲真真不在
所打扮古人而在此扮古人之戲子一一俱有父母妻
兒一一俱要養家活口一一俱以哭笑打諢養父母活
妻兒此戲子乃真古人也又每自于頂冠束帶粧模做

尺牘新錄卷之十一
樣之際確然自道一真官天下亦無一人疑我為戲子者正不知打恭看坐懽容笑口與夫作色正容凜莫敢犯之官人實卽此養家活口做哭做笑之古人耳乃拿定一戲場戲具戲本戲腔至五臟六腑全為戲用而自亦不覺為真戲子悲夫

王若之

湘客山東益都人

柬友

幼童使學歌優便成棄物異日上之止習其業次則干姓奴下則殘疾乞丐壞人子弟莫此為甚且謹謔跳踉

獻笑爭妍之輩日在家中更自有極不便者忝在素交故極口相告已之何如

柬友

足下陡欲向學志甚善也荒廢之久須如病者倒倉盡去舊惡乃可進以新美

倪元璐

再見

與甥徐云吉

王融謂其甥孝綽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今天下之詩慮夫有我而又歸云吉也

與某

以法正詩不如先以聰明正法以聰明正法是使鈍士不敢言法使鈍士不敢言法是使慧士不敢言聰明也

尺牘新鈔卷之十終

番馬孟鴻光校

尺牘新鈔卷之十一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宋之禎

廡虞六安州人
慧觀堂集

東劉肖華

老師橫被惡語當事不白禎得報時頭髮上指目眦盡裂蓋從古留犢載石之賢原無完美何至造無根之議設不必有之事而中傷若此乃中傷我師者皆不得死所仰面唾天自汚其身佛之說信不欺矣

荅顧惺涵

八片新錄卷之十一
晉安煩劇知不足以辱妙解而人情物態稍稍不可以
理論委蛇嫌于尙通鯁直嫌于任顛遷轉于不通不顛
之間又嫌于失主大約一介自別人風不搖便是涉世
家數無端臧否我止以木鷄消磨之耳此不佞千慮一
得亦足備高明採捨否

寄真存古

足下觀物如朗鑑而守口如覆瓶防身如履冰而愛人
如冬日同堂勿昵爲腹心共胞勿輕與肝膈尋常宴會
上之勿議及國家次之勿語及臧否不佞常與諸同寅

一諧一謔皆爲後日誹謗之資殊可鑒也

柬吳中陽年兄

初年丈有龍門之命適不佞弟得賜休沐旣弟謁選春
明而年丈以艱歸矣吳水無魚嶧山乏雁弟與丈共胞
乳者何能堪此疎越耶弟生不造一麾入閩妬忌橫集
未歲餘罹先君之變又歲餘有破甑之嗟世路羊腸羣
情荆棘弟從此與波濤絕矣弟常言爲理官者退避則
兩臺心嗤獨任則藩臬側目戈戟攢于腹心寇敵伏于
堂奧儻非才如干將而養若木鷄守如處女而識若淵

龍則一分作用處便有一分阻撓此自年丈獨解何埃
不佞煩聒第不佞重傷於虎者今日不覺談之色變矣

復李劬雲

南中曹事稀簡清議沓雜卽一燕飲一登涉亦有操月
旦而弄譏評者干乞爲國家自玉

柬路帶河

當今瑕瑜雜沓涇渭混淆百姓以爲鸞鳳而上曰鷹鷂
兩臺號日循良而民稱蝨賊其苦思蓋難言之矣年丈
今不赴炎而就冷第吾儕顯晦工拙原有一段作用承

上不妨縝密而與衆不妨寬和蒞下不厭嚴肅而訓士
不厭頻煩從來信步登天衢直截列台鼎者幾人不佞
情關胞膜不自覺其言之媿媿也

柬陳父母

台臺遇事風生如發機讞獄得情如觀火舊直指微有
齟齬亦自有說凡起家縣令致身臺省者以并州爲庄
田以故役爲線索每每遙制新令之肘腋而陰操其短
長老父母槐棘之下堂皇之上兩造鞠理豈盡操平此
中必分曲直直者不任恩曲者善造謗彼得時則駕者

八府新金卷之十一
三
聞一譽如以水投石聞一毀如太白入染菴聚成雷叢
輕軸折無端媒孽遂令髮衝鬣起于宵小之傳宣而毒
中于請托之牴牾也言之真堪扼腕

柬王赤江

近見當路諸公以索瘢爲報復以追捕爲連章胞膜排
擠奸良反覆惜在名則壞其平生惜在官則斬其株類
人各有心道路唯目又何如不佞露幘披襟箕踞跌坐
耳不聞羣誹目不親朝報手一編花數本偃仰棲遲者
之自愉快也

復何六陽

張江陵太有權而政府之無權也自江陵始孫立亭初
爲冢宰杜絕貴人請謁而冢宰之無權也自立亭始今
議論沓雜索瘢已甚竟令聖天子耳目壅闕人人猜疑
也亦自今日臺省始不佞持局外觀棲岩飲谷者似快
活逍遙幾着年丈其首肯否

柬許青畝

門下廉如永夜對四知慎如千鈞引一髮不佞耳目俱
全路人禱頌未歇熟悉樂只寧不厭心第欲縱觀事畧

撰作圖畫耳一片苦心萬家春藹斷不令江淮沒沒也
歸當遣問以報

招王鹿柴

詰朝肩輿過我無問雨暘弟不治具如茅容之飯林宗
翁勿唱騶若王宏之酌靖節

柬胡見可

臺下品如東箭南金才若披霞鬪錦以文章飭羣吏自
不兢不綵以肅官常用惻隱滌諸疑應且讀且憐而渡
彼岸此無埃先生之常談莫助臯繇之石畫也第凡官

日練日熟理署日做日生不任事而兩臺難刮目稍擔
繁而藩臬爲裂背閱一陳案牘經數夕而未得終篇辨
一大積冤檄十移而不能完局衷知有當道豺狼也而
不敢撓其鋒耳悉有憑社狐鼠也而無計擣其穴甚者
突未黔而訛我奸良面未覲而操彼黑白此中須有四
顧踟躕之審方可離此惡窠脫彼苦海昔人有云理官
有四苦馬不歇蹄手不停批也苦則勞俸難餬口而緩
不入署也苦則清訛讞心血爲枯賢不肖同袋而受也
苦則焦明揚則恩歸兩臺而暗摧則怨歛四府也苦則

寬不佞已被傷者今日談虎覺色變矣且聞包山雪溪
之間風景清遠其俗敏柔而慧其民桀驚而陰持上人
之長短柔則易親慧則多銳桀驚則干紀而犯刑晏子
御者之妻曰意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惟深惟下此人
佛入魔之良劑而度世超世之善規也娓娓濶幅聊資
座銘蓋不佞以同源之誼兼緇衣之好與尋常粉榆者
不等故其語無倫次而意極諄懇者如此

葉

甲 白生莆田人
師石堂集

與方八公書

正疑此數日何魚書寥寥也雲橫木戶月壓柴牀昔日
佳朋漸爲風雨昨接尊牋使人喜快不可言世情之深
淺交道之厚薄如立水中高卑自見今日不與文士墨
客遊彼亦不我遊無益適自取辱耳自放榜後似山大
摧如壻大壞如人之忽盲如天之忽無日月然自悔文
章不投世好時命不逢憂之無用慚之甚愚楚項埋骨
于江頭虞姬遮血于馬上世俗者笑之壯夫憐焉然賢
達有萬不稱心之事只以一杯酒消之亦作僧作佛之
要訣也日者以來閉門無事呼倡優徒隸之輩以爲朋

尺牘錄卷之十一
六
結屠狗椎埋之流以爲侶狂譎浩叫髮散齒頰衣帶麴
塵袂襍酒氣卓乎以此爲樂也間或稍醒則又箕踞讀
一二古人詩聊當嗚咽近又結納麗姬狎媒名媛寄性
情于芳粉之家托綿緒于香胭之手相對則作連理之
歌離別則製相思之曲神容彷彿思理芊眠浩乎不知
有功名富貴之樂也無聲前有手書見教僕時荅之不
詳今思身已落井諒不能救人欲面晤一快所談又奈
何入山作楚天孤客也入山之計無聲果讀書乎果避
世乎避世不宜與功名之士爲伍讀書亦當與銷落之

流爲儔斯雖戲談實多妙論幸爲我達之吾八公當此
時不我遐棄知八公根器厚矣刻草若成叙文宜以今
日盛名者爲冠蘇公以爲凶衰不祥之書奈何可弁冕
也貴恙近如何幸加餐飯

與家太守書

方庚午戰未敗時亦謂富貴吾所自有人定勝天豈有
遲我十年作貴昔人謂杜暹讀書不得作官西楚勇伯
不得作天子嘗始不信乃今知之丁卯之戰罪在人不
在天庚午之戰罪在天斷斷不在人昨長修報甲書曰

吾輩抗志雲霓拖光星漢固自常分儻不能鳴珂帝闕
卽當註籍仙京採栢上之芝餐神瀆之水豹隱深霞翥
翔雲上斯言可與知士道難與俗人言也吾黨悟頭極
高靈根極慧宿緣旣徹世味亦透不比鄉村老宿至頭
白齒落時猶挑燈呻吟苦誦以爲石壓笋斜出捲土重
來爲其口實也上不能臨川祝逢逢入山呼飛飛圖縣
白澤符稱天水以致暴富次不能侯門沾升斗之歡眼
有干穿筋無一撮次又不能長貧賤苟免一世以圖此
生頑死爲之甘心惟有披髮入山作僧作佛逍遙于冷

風淒水之場遊戲于千里萬里之界朝食葡萄夕採苦
菜儻或懈怠委顛骨于虎狼飽骸骷于貔鼠靈氣上下
從雲風聚散或在瓊苑或在閨宮望故邦族姓若雲屯
然有時仙緣未淨謫墜凡界胎中想生來必復懊恨如
今日作老秀才時也言念及此爲之愾然

再寄方八公書

甲頡首向接手書自秋至今已垂冬矣橙橘將懸寒梅
若發光景日鮮麗自嘆貧賤人易凋易老耳半夜聞雞
不知何志天泥界分亦不知此中果有何物主持其側

尺牘新金卷之十一
否不得已再申舊好建立旗鼓以雪前寃非欲表異殊
尤私翔傑秀以號召于衆閉門造車聊觀合轍不比一
切少年作無用之浪名以播弄里耳輩恬不知耻已屬
有量況又從而表著名聲吾八公以爲果何等也近日
牀頭何所選述要當托根深細淨息微渺然後進而求
于古人自必不遠頃者學士家口稱弓矢號曰習射依
古制統有二義一以觀德一以著威今儒者讀數首濫
時文必無德可觀此一也流人聚哨以巨億萬計武臣
將帥無可如何乃欲以文士猥儒持一矢以退敵雖三

尺童子亦知其可笑也此二也近見一二盛其衣服輒
稱破的而大賢聖人云云便安置舛謬真漢儒所云無
廉耻之大也未知有識之士亦見到此否令兄章菴及
林子將近況何似燈影酒席之下戀戀有故人之思何
日共乘車過我乎寒風悽惻日夜相懷明河在天增我
愁氣

與周無聞

聰明聾聵志氣崩頽身且多病越離外郡如猛虎出山
雖一嘯能致風雨然終爲牛犬笑也

方 鏞 章敬莆田人 紅琉璃

寄永陽黃維乙書

一宵奇興逢逢齧齧凌霜渡雪脚跡了不可收小童不能從僕蓋造其最巖寂寞者移時而追及之詢其步則已廿餘里為所居山之東脊盡處而杜鵑已報夜分矣小月微茫深寒心肺人境杳然已乃隨月下半山得老石四面松杉周之旁楸下繞隙不見月碧色鏗聲可捫可歌齒小休咯咯不覺于于睡去非見非聞麤稠有句俄為松濤搏起徘徊東白尋夢不可了

林 簡 于山莆田人 房江集

寄周無聲

病居無事擬建一塔舍于東山之阿廣可容數十人高惟與松樹並秋冬之交見山鳥往來不絕頗稱佳致貧未能也

又

承教台駕即入漳矣僕當附一割致黃可遠先生僕尙欠清源巢雲二詩到清源萬無浪筆形吾短也

又

泉中陳石丈簡之故人亦天下士也近刻有定山霞圃
紫塔三集紫塔不甚佳獨定山霞圃所載皆記杜牧之
不及也往當求之

又

佳詩及諸集旣不肯刻矣索僕弁言胡爲乎承命僕敢
不勉但僕嘗憶客歲序劉後村詩時三易稿幾不能存
豈非江溪見海而退乎笑笑

又

別後無佳事唯編次古今人表一書可千餘卷安頓次

第與班蘭臺相去不多獨于魏武帝一人尙費斟酌考
亭云魏武名世奸雄四字自是千載定評然僕終愛之
不忍與司馬昭諸子爭雄也

又

逸周書是千古庸書胡天下文人爭爲怪異蓋繇中間
訛字甚多讀者不能以句遂目以爲奇書如使得閩郭
景純海上篇不知當若何驚喜也甚矣儒生之寡聞

又

古詩十九章惟兄裁定並爲我草數言于前但道僕是

偶然成者非慕乎古人而刻刻乎十九首也杜子美作
秋興偶然八首後之懷秋者不敢爲七僕深憂之但恐
子美見之當亦憂如我等也

周

問

無聲莆田人
白湖集

復許又米書

聞自開春三日暴寒在死法中自正月二十三日至二
月十三日不省人事天外歸魂則見老母摩足妻子飲
泣賓戚紛紜爲吾後事黃冠巫咸奏鼓駭駭於時身佩
符圖更飽桃茹耳盈咒頌載鬼十車自此人理已無豈

大丈夫之面目乎不覺失笑令屏去雖氣急鏗鏗心明
口短以手指妻子曰取紙筆來吾尙能書以老親後事
屬伯氏文章後事屬又米不料生理垂殘回光復續日
漸一日毒氣迸發醫者咸云風入經絡決排無路亦其
理然耳內輔參苓外附丹石痛入心脾展轉反側喂湯
啖粥如食疾孩甫聞新蠲載離牀褥自謂庶幾免矣而
肺氣不平如聞河決守口有笙竽之聲開口見珠玉之
濫眼中滾滾花在霧中耳畔洋洋人立濤裏時當襲葛
獨曳重衾兩足夜分非人不暖牢騷荒舛喜怒不恆悲

夫齒髮若華居然有爲之日也而精神骨法已成老翁
尙何望顯親成名不負盛世者乎

張王則

督大長泰人

復王穀子書

唐宋去且千歲矣磨蝎爲退之子瞻患苦若將終身今
又以其患苦患苦後人人之得之縱無庸庸福亦必有
赫赫名然骨弱者口啞而啖董骨强者雙足走千萬世
磨蝎雖狼不及追矣僕古襪線也偶之索蓬轉于塲馬
之汗雨灑于路疑其崇由磨蝎然私心猶以爲非其骨

可以植而起也足下撥雲翳眷不少衰而信安徐令公
至爲逢掖倒屣今何時顧有中郎傾王粲乎僕常妄語
才人者天地以爲筋骨也才人之文章天地以爲氣血
也殺運開而兵燹起金石彝鼎化爲灰燼高臺曲池傾
爲平壤而經史載籍下至稗官雜說罔有不傳搢紳先
生忠死孝死寇盜死獨文章之士顛連江海織屨吹簫
變姓名易服色未嘗或死天之自愛其氣血筋骨何如
哉故心魂方斃文將悟之鼻息方齟文將通之強欲滅
之安得而滅之徐令公智者可與道也僕命不猶長守

寂寂仲華笑人恬不知媿嘗欲資具負書于貴人之門而闢者恒如鬼蜮伍伯之徒鋒距厲于太行之獲葉公徒好畫龍天下士將自處于怪物往往裂刺廢歸昔何元靜齋綾文數百一日輒盡心竒其才然實不敢效之夫餌于海者喪鯨鼉之偉而獲鯢貪鱗躁則怒而棄其綸有信天翁焉立于海濤魚前則嫌之不然未嘗飢餓以實其口嗚呼不妄動至靜也不求天至強也是鳥也安可籠哉

朱泰禎

馮仲莆田人

報會長修書

讀近日作取裁江左至勁潔流逸仍不失漢家風乃爲善之手教纒纒論文章之沿流指羣萃之得失人無遜貌各見其心下里杓人倖膺大訓西北不晝之地頓揚四照之華矣當今之士實質旣衰繁文用熾柔筋脆骨剽竊子史猥以施嬙之姿而蒙方相之服市井纖兒競相駢託及其褻去依然婦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未之有也又何似焉乃一二有識者究亂生之所由階遂欲焚燔子史禁錮聞見是猶爲梁肉不可以療病而

并棄梁肉也豈不哀哉竊謂作文選文皆當以力量為主力量之充由于識見識見之沉由于存養韓文公百代宗師也觀其言曰吾學之二十年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肯觀非聖賢之志不敢存此可以觀公之識養矣是

以其爲文也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發而爲奏疏則天子不敢奪出而爲辭令則強藩不敢侮嗚呼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足下銳然欲起百氏之衰奏一匡之績識力存養殆爲兼之弟實嘗且餒善病畏人才嗇自天巧非長卿而遲過之速非枚臯而拙過

之持是以當大敵則膽怯而神不善神不善故文無識見無識見故遂無大力斯則鄭衛之曼音而非堂廟之鉅奏也

與某同年書

某忝叨同籍念久處隱約無窮時素屈指吾黨聲氣中夙稱幽燕老將兩臂能開八石弓據鞍顧盼而意氣不衰尙隱然有勒燕然封狼居胥之勢者必首推年臺卽昌箕能因諸子未足方幅今能因旣颺去昌箕與弟雌伏而年臺乃以聖天子破竒格收茂才異等之士獨炤

耀三百年後先史册李贊皇所云好馬不入隊行誠哉
是言也卽日東雲鶴起西縣花侵恭逢年臺鳧鳥初飛
彼都人士竹馬懽迎之候某以川途修阻縮地無術唯
延首粵嶺雲霞瀝酒西南相賀敝盟弟黃季黃敝業師
之子也阨于數奇今季黃亦年少有雋才家貧落落不
能治生商賈挾策餬其口于四方遨遊兩粵間茲因其
行也敬附數行奉訊並爲介而見之于年臺倘不以其
爲鄙且輕願進季黃而庭教之渠非敢有私竿牘獨唯
是西土人士有延師而教其子者幸不惜牙餘及之念

敝盟弟以一片之影越萬重之雲寄如縵之命脉于弟
之片紙此何异于墜千仞之淵非年臺烏獲之力舒千
尋之綆汲引而出之必無濟矣提挈寒生亦年臺意中
事願少垂盼焉卽弟身沐鴻波曷啻矣臨楮神馳

上施四明公祖書

竊聞物局于所甘士局于所守故出則爲鳴鳥處則爲
餓麟豈以其珂雪之皜皜而蒙夫温蠖之汶汶者哉今
某者下邑之杓人也鄉黨自好大與時濶其爲文也喜
爲素秋毋爲華春寧博鬼哭不求人嬉是以十載轅下

尺牘新金卷之十一
與窮爲期而固守幽拙未嘗間詣郡朝茲乃不能檢情
自封修矯出之具猥晉而遡誠鈴下思欲一識韓荊州
羈寓丹霞爲日滋久蘇子弄鋒于桂玉馮生彈鋏于車
魚窮紀竺寒嘆河清之難俟豈不悲哉孔融守北海時
志士鄧子然告困融曰吾安得愛斯釜庾以傷烈士之
心夫三子者所求同而所得異由此觀之士安有窮遇
之命不懸於天而懸於君侯寒谷之律可回魯陽之戈
可返雲寸而合澤尺而下矣劉勰云秦女嫁晉從文衣
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櫝鄭人買

櫝而還珠孰爲媵且櫝哉不肖卽爲秦女楚珠亦何怨
也唯君侯垂譽焉

方拱乾

坦菴桐城人

與陳伯璣

久不得伯璣消息讀近詩彷彿其八九終耿耿也古人
交之深淺學問之增損率于詩中見之蓋其寄託者靜
而專耳辭慕諸作真愷宛厚已踞上乘向曾以痛之一
字告兄如此則痛矣應酬作亦堪壓倒時流但未免名
之一字橫據胸中耳性情之極應酬亦歸性情如惠子

白驢瘦馬湖瞻望遠所謂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也吾輩
究心此道當時時體會一傳字消除一名字傳之必可
名也名則未必能傳此中甚微長安非詩地老夫則舍
此無以為生所求年來轉多恨不得兄一面商之解人
不可多得每詩成惟有自起舞或者將來有知己所謂
不需名而若有可傳者也仲兒亨咸近稍長進其使草
曾見之乎欲錄近作數首呈政但不知從何處錄起詩
必閱其全令其人經歷興會了了紙上乃佳所謂寄託
靜專者此也容以今年詩全抄一本寄白門兄向兒育

輩取笑之可也呵凍作字已長終覺不盡

吳山濤

岱觀歛縣人家錢塘

致周減齋墨

未能祭墨先為墨所醉矣近有墨名覆面卧者言其黑
也別歸寓樓擁襪瞪視老隄麋作隊未散摩挲古香又
不止覆面之足以喻其黑矣携存一九崙以上貢壽陽
太真初入不為六宮所妬否咲咲

徐延壽

存永侯官人
宛羽樓遺集

與周減齋

戶部金名之一
昔方孟旋魏仲雪兩先生同宦金陵接引多士是以海內名流歸之如庶禽之朝異鳥迨仲雪奉督學之差方先生出祖雨花臺畔時鄉試屆期仲雪握孟旋之手言弟行矣而今歲有一名士不入棘闈皆兄責也方先生還署之次日即使人大索四方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務使羣才無珠遺玉擯之歎嗟乎兩先生欲造就後學若此是以數十年來聞風者增感仰止者興懷聲稱何奕奕也今之兩先生則吾師以一身繫之故四方之士聞風仰止不復遐追前喆抱生不同時之慨棘闈已

俎度遍索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吾師定不後于方

先生矣

許

友

有介更名眉字介壽侯官人米友堂集

與周減齋先生

章侯花草冊忽覓又不得令人背熱數當遲見一日耶容細搜以請

又

榮木畫容再留作五日而後別共二十四幅當併日臥坐此中亦須一月快遊遊畢友躬賫于趙也

無翼之言市虎之播真堪搖天倒海嗟乎吾師尙有心
於友耶友骨寒心死之人矣適家破身辱百意俱灰善
且懶爲但恨無深竹矮茆藏此骸骨尙敢取罪戾當世
若不肯鑄平原心結少伯不敢向吾師前作此驕子弟
喃喃之語師諒之

又

吾師秋月澹面春風扇人不覺潦倒屏榻間抱醉而歸
人生樂屈一指矣承惠教二詩適從邨外晚歸吹燈快

讀眼光欲響敬服敬服

又

陳叔度趙十五同鄉人復同社死不能爲之葬真當愧
絕頃拜捧瑤函嘉言懿事光浮紙背友同鄉同社人當
以五福鍊作珠環百靈和爲蘭蕙紀仁人君子之用心
也二翁有子而無知于泉臺風月之晨有拱手而含笑
耳

又

齋頭秋蕙竟發一箭自賀必有佳話旣而吾師詩文至

尺牘新金卷之十一
三
矣文字山水之間真不負人也王宰以半月方得水石
友自今日始閉門可數十晝夜作雲烟歸袖主人矣先
生真移我情耶

又

一卷已卧遊半月每至佳地則脫車停橈夢寐于斯友
亦不廉矣

又

夜來夢寐在溪雲山月之間總爲詩畫塞破屋子耳病
窗無事寺茗作供日開半卷或能釀出一二句好詩報

荅吾師未可知也佳筆見贈拜抱于懷村婦無文采捕
滿髻山花雖不見好亦不見醜敬謝敬謝

又

別榮老畫去如一故人遠行矣是多一相見也紙佳極
當集諸子閉門爲師作山水花卉十日內可報命也野
籬寒菊必欲得佳咏幸破悶爲之候教之心奚啻望江
瑤柱

又

觴駕肉緩矣當借此安車良馬故昨向師乞筆自知若

小兒見餅餌而喜涎垂至地便作啼索狀竟忘于禮體之宜不宜矣巨細是友要藥作小楷者則如醜婦明鏡雖不敢相近然亦不得不時有一照也

又

前進別不敢言別知先生必返白門山水之間必來追隨杖屨故不向此中多一酸楚也別之次日登舟灣上行李蕭落獨處六十餘日方抵虎林御河水涸入閘肅閉所歷山川一石一樹一郵一鎮沽一壺黃酒市一筐蟹魚無不回想侍左右隔燈夜話時使人腸結鼻酸但

自起而自歇耳抵家但餘滿面風塵故鄉城郭已非向之巽然縋組者今則叠叠凌齒兼以颶風之後坊觀廬舍頽委殆盡家人面如塵土慟哭傷心告訴債主凌辱伍伯索餉真如刀鋸刻刻受也近來朋友親戚已絕往來酒茗聚談竟若瑤池王母之宴安可得耶寒家之屋前後左右已分數姓友所自居者僅此屋十之一主人反爲客矣每常見炊烟相亂鷄犬聲聞一屋竟成一村嗟乎亦異哉雲客無一見客地客至巷邊門外立茶數語而別蓋自屋與他人歲月未至不能取居他人屋歲

月已來不得留也遂成蜂巢蟻穴一孔而自容友舍雲
客往來外復無至友海鮮薪米頗賤實無買者而賤也
一日西舌瑤柱市上山鮮香明脆三十大錢可滿筐
篋謀於家人適家中不見朱提顏色已十三日既而典
衣易之飽餐五六次穉子羣來爭啖曰此何名何以數
年不得見也則友外出時穉子皆不知有此物家人不
敢以此引其饑亦無暇及此也先生聞之其信然與否
尊體千宜自重定力如先生自不待囑憂患著述今古
亦有不同并願先生且焚研瘞筆暫爲枯木以保雪霜

自有春來旋榮雨露友臨啟可勝瞻注

陳允衡

伯璣建昌人
寶琴館集

復朱遂初先生書

使乎遠臨伏蒙諄示不啻親炙提誨但愧衡蒙瞽無足
以當誘掖之勤前輩著書拘牽脫漏老伯一言使後學
開警感快何如大抵潛谷有鈎纂之功而無生動之氣
蒼厓詳于事實而畧于人材然二書自是並垂天壤在
善讀之耳不肖鄙意妄擬專取明事成類畧一書以人
才爲主以事實分類使觀者因事實見人才或一人而

兼數事取其事之大者載爵里始末用小字注明爵里
詳在某卷某卷庶乎一人之數十事不紊一事之數百
人亦不紊也吾學續藏分類不備獻徵錄之以官分人
物考之以地分俱于事實無關卽人才都晦如治兵治
河之人卽采其生平論兵論河之切要者載之傳後文
章理學之人卽采其生平論文論學之切要者載之傳
後皆以小字夾行附見徵踵事文類聚之意而視世說
語林部頭稍濶紀錄彙編及諸見聞小史亦俱欲采入
以志前後尙論之異同所恨不肖衡才識闇弱學方未

到不能奮手筆評斷三百年之是非又家貧旅泊不能
致僻書與延繕書之士未審十年內外粗有次第仰求
老伯裁定否實恃總角受知猶子及門異于泛泛時求
指南自非同志二三先輩不敢言及自取詬厲也

張可仕

字文峙以字行號紫淀江寧人

與姚寒玉

前聞一染紙便得白粲三十鍾僕之搔首問青天者不
可乞庾益耶願請世尊所食之餘益我晨炊誰握麒麟
筆都乘鸚鵡車莫將乞米帖認作絕交書此豫章老友

曹洞山句附博一笑

荅龔芝翁

先生吏隱人間心棲天上所以頤神寄志者詩歌也邇來精進逾臻神化遙思嘯咏之處天雨百寶間錯紛糅但恨不得諸大弟子如紫旋道人者領諸才士而爲上首梵唄咏歌以讚誦大導師之微義不佞弟于此道亦不敢不以自任倘得廁于高岑王孟之列佐李杜而敷衍大乘以教後世悠悠世路舍我其誰先生當不以爲狂妄而斥之也

韓

詩聖秋固菴涇陽藉三原人

除夕與伯紫

病目殊甚不能出戶但聞風雪瑟瑟耳不知歲之已盡也前夕飲無老家歌吹喧呼時方地震坐中皆未及知而岑寂者知之乃歎世事大約如此是日又聞一友之亡不勝哀悼人生直如寄非痛飲卽念佛此外無一事可爲也弟今歲無錢買肉亦不必買祀先只用蔬菓清醕亦不出門揖客此戒已三十年矣我輩念一年內何所爲輕輕棄去轉盼衰老自己事作何打筭卽兒女婚

尺牘親金卷之一
三
嫁亦是百草頭上露耳到用着處都用不着安得丈人
在此一痛快言之

黃景昉

東厓晉江人
甌安館集

與黃明立

頃亦刻近詩數帙離羣索居久違繩削里中亦復鮮以
此道相質正者真趨狂馳恐從此爲大雅所棄求先生
鑒定得一言使知省改年近四十矣修名不立頭顱如
許日披閱鄭大白官贊遺集慨然歎息清新俊逸故自
本色而亦微有才未盡量之感都緣平日因循酬應神

有所分此公尙爾况昉之最驚下者乎然使昉若改從
時賢墜今吳楚諸名流派中則亦有所不屑惟鮑叔知
我始敢畧吐其胸懷耳

荅周減齋

芬依德宇慶衍慈闈世外幽貞粗獲全其母子民間瑣
禮未敢聞之君公何期遽使之遙臨伏動風人之雅詠
伏披瑤櫛光垂琬琰之章兼覩銀鈎妙極風雲之勢惟
臺下宏愛人之德罔靳遺羹乃膝前具知子之明恒懷
恤緯重播無疆之頌彌深不匱之思薇省雄藩在昔首

尊岳伯幔亭勝事于今高宴曾孫蓋將老吾老以及人
庶幾親其親而至善五百里侯服且在邦域之中于萬
年春秋永効岡陵之祝尙圖躬謝曷任神馳

與周減齋

東方生有云丈夫相知何必撫塵而遊偃伏以日數哉
諒夫子先生雖未荆識而庇其德宇諷其佳吟若有送
抱推衿默相通于形氣之外者誠不能自解也抄有拙
句數十帙敬塵清覽目下風雅寥落惟先生實爲正宗
旣不可過泗州不謁大聖又不肖腐心此道頗亦有年

知已難逢流光易謝亦高漸離所概念畏約願自出其
匣中裝時也先生案牘之暇時賜批繩倘稍有一言幾
乎道勿吝教音一題及之感且不朽矣前亦有唁張林
宗五詩仗所善蔣生以進不審可置之珠玉之側否奉
晤未期臨楮曷勝翹跂

宋徵輿

轅文華亭人

與張薇菴

從蘭譜中嚮慕有年幸觀光儀殊慰饑渴盟翁道風映
世一聆教益塵土盡浣那能不作天際想耶拜讀大著

冰心玉骨覺暗香浮動之句尙落模擬得名作而梅花
之情性盡出一卷冰雪詩避俗常自携敬珍之笥中朝
夕諷詠以當把晤矣填詞一道弟尤夢夢大約長調爲
難蒙示新詞格高氣老合子瞻曾直而出之自不作南
宋諸公語而盟翁欲于辛陸自置一席得毋欺我乎弟
向曾倣鍾氏作詞品尙未問世茲以匆匆理裝未遑坐
松風閣上一吐胸臆又恐盟翁障扇割席笑元規塵汗
人耳心癢日甚未能搦管大集序言容舟次撰成覓便
寄上

陳台孫

階六山陽人
蜃舫集

與陶菴

山野之人懶慢自廢睽別四載未得圖晤江干辱我公
垂念殷篤時切遠問每接雲翰惻惻落落不異當年握
手時讀昨夢儼然千里駕前歸亦只數行書之句又不
禁黯然魂消也弟以仲冬至白下得盡讀榕卮諸集左
顧右盼如見曹劉大雅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舍我
公自難其人矣我公今年正四十少壯幾何相逢皆老
未免欣慨交心靖公徵望武夷詩漫作長歌聊當怵舞

戶別錄卷之十一
三
語言膚率存其意可也弟邇益好醉自著楚州酒人傳
遠近同學俱有長歌相贈得鴻篇遠惠糟邱生不朽矣

陳

焯默公桐城人
滌岑集

與姑孰同人書

聞采石太白祠宇復新當事者來詫爲盛舉招弟夜遊
弟亦欣然欲往也其祠旁舊有捉月臺宜乘此時別署
嘉名一洗從前之謬蓋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
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至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
陽冰作太白草堂序云陽冰試絃歌于當塗公疾亟草

稿若干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公墓
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杜子美食
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欲以此告某君聞其所賞新詞
頗用騎鯨仙去爲眼目驟聆鄙言不但不從且恐大拂
其意也殊不知白衣宮錦泛舟往來采石卽此一事
已足千古騎鯨捉月之有無于山川何損益乎公等宜
急更之勿令後世淹雅之士笑姑孰無人也如何

荅王涓來

承問堅元礩近狀弟與此君相距三百里不知其他但

取其能餓耳世未有不能餓而可爲高士者若使此君亦僕僕公卿間丐盤餐裘馬自鳴得意是子真乞威斗之寵靈靖節希江州之肉食矣以云遺民年兄其許之乎

又

國雅之選甚善但一言奉規寧嚴毋恕近見紛紛操選政者太約以爵位之崇卑爲篇次之多寡先後友人潘蜀藻笑曰此直一部有韻之縉紳便覽非詩也仁兄主持斯道自應特出手眼諒不使西河沿洪家與妙選爭

紙貴騷壇良有幸矣一笑

范印心

正河內人溫縣籍

都門別友

四詩字字針砭使人讀之淚泫泫下前二詩煩作小楷書白筵之正面炎途觸暑百疾待人誦冰雪之句念海內正人不我遐棄如此因用以自赦生全之功不在參苓下不止借火齊木難壓多寶船已也

與周減齋

載奉色笑未及快談聞體中小極知薄寒中人當已霍

然矣佳刻偶思繙閱幸盡檢以付子公之食指動矣毋
令染指而出也

萬代尙開來長治人

荅林可任

先生以再來人拈第一義卽禪卽教離有離空非獨古
德面目儼然如在更令正法宗風照耀天地區區世間
文字以爲不朽者何啻鷄子之視鳳響也弟宿業深重
未能拔足值此多故籌畫爲勞思欲一瓢笠百念放下
隨堂粥飯作一本色道人寧可得耶荷蒙慈誨示所撰

述愚魯之資莫窺元要而醞蠡醎醐人知悅口便當商
之羣賢倡梓流通也仰食法乳微妙希有豈是拙詞所
能讚誦緣欲就正輒草一序惟是南車敢忘北面

荅王伯馭

蘭芬注臆樾蔭被躬鴻翼雖稀鳳輝時覽太夫人康吉
勝常宅眷安煥多慶祈紆內顧無塵清神也胡生以強
仕之年溘焉化去孤兒盈室少婦在帷自非木石能不
淒然捧讀來翰哀思踰幅纔聞鶴唳輒弔士龍未絕廣
陵翻思叔夜掛劍秋高碎琴音切以古準今未爲多遜

某于胡生雖無十年之雅頗有一日之知自嘆人亡懼
生家難卽爲申明告誡極力護持亦足令孟嘗息淚于
雍門季子弛哀于羸博也敬此裁復以慰遠懷幸解倦
倦兼恕草草

約友人

庭月可中壺冰入座豆花雨歇正宜揮麈之譚桑落杯
深願續弄珠之句敢告前騶布席掃室以俟

羅字尹

瑕公上元衛人寄籍永陽家白門草堂橋畔原
名光璽 籀壁稿

復聶能之長者第二書

獻歲融和注望仙鳧翩然而集南郭之芳遊未遠低徊
香阜筠松北山之往事可追髣髴辟雍鐘鼓相期圓澤
三生石上無生再晤參寥新夢泉邊昨夢念携手之一
豁感分背之無悰謹下榻埽門以俟

袁子令

籀菴長洲人
音室稿

與安公

公詢老夫近況耶昨題齋中一聯日佛云不可說不可
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老夫近況如是而已

尺牘新鈔卷之十一終

番禺孟鴻光校

尺牘新鈔卷之十二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王亦臨 穆如江寧人
虎鼠齋集

與羅瑕公

春寒渡江又添玉臺人一番苦思瑕公所以不肯出桃花洞口耳何日來谷中別諭容遣報

又

闊別久矣中秋後數日放脚過尊齋卽兄歸田之日也願言之懷殆不可勝弟此番幸獲適遭其睡耳如兄者

所謂妾姊高邈不似鄙薄苟然然弟自以受教下風爲願也來句已不啻百朋之錫乃重損酒費乎弟自不敢以常格爲辭月內諸冗畢卽待兄于古松流水之間貰一瓢快說平生何如望之望之

周

百安撫州人
嘗實堂集

與王壽格

足下癖印不下僕所藏雖未如僕向時之多精卒三千勝疲兵十萬矣僕所藏多散在貴人家足下慎守勿失展此帙如入金谷園頗思吾家三徑五柳也

與毛文山

僕生平詩多爲零星小冊欲彙爲一集卒不能今並零星小冊亦不能存矣足下愛我詩欲盡書生平詩歸之途窮日暮拈筆如五石弓僅書五七句就正是何地書是何時書足下他日展此應有餘慨也

與李小有

露筋祠稗史實稱鹿筋土人至今稱露徑自歐文忠賦憎蚊始以爲貞女子死于蚊過其地者感慨之至低徊不忍去相謂古貞女委寒烟蔓草間如此矣從而歌詠

之歷數十世不衰嗚呼盛哉太史公曰其言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露筋蓋無所考疑則傳疑又曷可誣乎然援舊聞驗民風三代如一日也嗟乎幽貞之蹟雖漫無可考矣猶將歌詠之彼松筠紀節而馨烈確可徵者又何如光赫哉僕集祠中詩若文梓之煩先生爲我序

與高康生

康生足下大江別後七夕後始入三山當事若以萬里之行爲未足者復進之以杭川杭去三山千五百里獠寇騰擲接壤潮贛視事之日便荷戈城頭自念宿世積

何辜愆獨種得危城因緣甚深舉足便得無煩企及倘世間名酒異書時花美女種歡喜緣亦復如圍城所種之深亦復舉足便得無煩企及豈不甚善旣不然則儼然食息胡爲者城上柝聲與晚鴉競噪秋螢點點月如霜毒矢如蝟毛孑然一書生念兩尊人遠在數千里外妻孥復旅食榕城元潤星子皆難相從憂從中來淚泫泫下懷中刀點點寒承如血如雪也僕卽木石寧能堪此夜登城樓得詩四首康生取讀一過知有淒然不自禁者幸并示蔚生

戶部新錄卷之二十二
三
往返萬二千里知與弗知咸曰弗返已見弟卒返咸曰
蹇拙哉不宜返卒返然既蹇拙矣欲求不返胡可得然
以爲返而少憇不能勝弗返或庶幾有以慰卒返也甫
匝月卒有杭川之行杭川近江右土瘠民悍瘠而悍盜
叢焉江右餘孽又蔓延于杭川以故杭川視邵尤難當
事者舊弗愜弟其言曾全邵會當再試杭詭語耳實欲
汨之賤眷之在三山者艱偕行星子督豚兒甫有緒元
潤將適莆咸弗隨其隨者仍同困守樵川八月之伯祥
耳菊月三日纜解水逆重九日甫行三百餘里十日抵

延平十三日如臨汀尙未知何日至杭川也价返恐欲
知弟近況聊一寄語

又

每展畫冊見蔚老以性命應我使人惶汗畫式一紙康
老便中爲我索同人新作蔚老不相棄不妨再爲我作
之不能作官隨人穿鼻終日作此沒要緊事每每自笑
然不如是則弟死于蠻烟毒霧中矣康生憐我

又

南國賢書翹跂久矣意我康生此行必得雋也乃賢書

至而康生復康矣是日與伯祥相對黯然淒然不樂者
兩三夕卽丙子下第時情況正不爾爾也雖然韓夫子
豈長貧賤者乎康生此時有悲秋之感則三山九曲儘
可舒嘯惠然而來是所深望蓋閩屬此時已成康莊無
復豺虎縱橫若如去歲今時則不敢折柬相邀矣

又

鴈到何峰忽自還望武夷詩最多只此便足壓倒元白
豈惟壓倒元白卽唐人集中如此句未易多得也家君
七秩弟不敢求世之所謂顯者之文一二知交知家君

深願得一言幸緘寄借光集中不小文選煩足下訂其
訛字卽一圈一點皆煩訂正足下案頭所見暨足下雄
文豈無可以入弟選者特不留心相寄耳古人成一書
多賴良友之力願足下勿忘

與王先生

僕久於東南頗識東南士而東南士頗知有王先生折
節下士聲滿天下又頗知僕爲王先生至戚肺腑交僕
度東南士必有欲偕僕以識王先生者遂誓之衆曰吾
與王先生約不以一字爲人作曹邱東南士信之亦遂

戶部彙編卷之十二
五
無一人欲僕作曹邱者然僕實不與王先生約王先生
且喜見東南士僕爲此言者懼取厭于王先生且恐爲
累耳今僕爲先嚴慈襄大事事畢策蹇行矣則此後去
先生日遠通問益艱東南諸同人亦不能以此事強僕
矣遂敢爲蔣孝廉作曹邱孝廉于僕稱莫逆交者二十
年真人真品弟肅然敬之者亦二十年來探禹穴託耳
實有所望於王先生僕肯爲人作曹邱度數月以來書
且盈尺人且滿王先生階下僕旣皆絕之而獨專精畢
力於孝廉則孝廉可知僕肯爲人作曹邱卽王先生不

愛客以僕故必少加以禮貌卽不過費而積數十人以
累王先生累亦滋甚僕旣專精畢力於孝廉王先生亦
或以盈尺之書滿階之士專精畢力於孝廉也孝廉以
吾兩人能專精畢力也遂毅然行吾知孝廉此行必有
當矣

與濟叔論印章

僕沉湎于印章一道者葢三十餘年于茲矣自矜從流
遡源得其正變者海內無僕若間常謂此道與詩同宋
元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唐宋元無印章至明而印

尺牘錄卷之十一
章始可繼漢文三橋力能繼古然未脫宋元之習何主
臣才能自振終未免太涉擬議世共謂三橋之啟主臣
如弇州所謂陳涉之啟漢高者其所以推詡主臣至矣
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聰明才智之士盡頽首歛跡
不敢毫有異同于其間勿論勢有不能恐亦數見不鮮
故漳海黃子環沈鶴生出以欵識錄矯之劉漁仲程穆
倩復合欵識大小篆爲一以離奇錯落行之欲以推倒
一世雖時爲之歎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三橋北地主臣
厯下子環鶴生其公安歟漁仲穆倩實竟陵矣明詩數

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雖極口詆竟陵然欲其頽
而爲黃金白雪百年萬里亦有所不屑今之論印章者
雖極口詆漳海然欲其盡守三橋主臣之努力加餐飯
痛飲讀離騷凜不敢變亦斷有不能故漳海諸君子甘
受人符籙之誚毅然爲之死而不悔者彼未嘗不言之
有故而執之成理也僕常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謂斯
製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
故嘗畧近今而裁僞體惟以秦漢爲師非以秦漢爲金
科玉律也師其變運不拘已耳寥寥寥寥罕有合作三

十年來其朱修能乎次則邵僧彌顧元方次則萬年少
江皜臣陶石公碧晉江人程穆倩薛穆生諸君子往矣存者
獨石公穆倩穆生耳然三君各有其長亦有所偏求其
全者其吾濟叔先生乎先生能以繼美增華救此道之
盛亦能以變本增華救此道之衰一燈遠繼秦漢而又
不規規于近日顧氏木板之秦漢變而愈正連而不拘
當今此事不得不推吾濟叔矣

又

絕去甜俗谿徑是濟叔本色空夷浩渺更可見濟叔胸

次我與濟叔俱家江上見此茫茫百端交集矣

又

夜來與冠五小飲遂爾大醉燈下任筆題尊冊不覺無
倫無次知不免大方胡盧也蘭次一段自覺瑣屑然古
人文字偏于極瑣屑處寫得其人鬚眉生動不孝雖非
其人竊有志焉知公不以媯嫌也

又

君有所不足于市石耶漢玉之外妙莫過于市石凍則
其最下者耳不孝蓄老坑凍最多亦復最善兩年以來

尺牘新金卷之十一
八
盡賣錢餬口買者但欲得吾凍耳豈知好手鐫篆便亦隨之去耶彼買凍者卽得妙篆勢必磨去易以已之姓名故市石之形百年如故凍人一家則矮一次不數十年皆侏儒矣不孝凍章無一存而妙篆反因市石巍然如魯靈光誠哉漢玉之外妙莫過于市石也足下苟愛惜妙篆當永永戒鐫老凍專力于市石

又

故鄉酒奉一壺同濟叔隔牆泛蒲亦是我兩人一端午亦當我兩人一還家也趁熱急飲

又

此中見大作者俱有南陽劉子驥之思不孝懼唐突不敢作包攬里長若不拒便褰裳濡足桃源洞恐成河西務矣

又

賤造煩質朱公雖不欲先生透露消息然又恐先生不實實說破如此薄命萬一落得一兩句不好話旣無救于性命徒多數日愁苦則不如說明博渠幾句甜言落得眼前快樂也一笑

荅黃濟叔

先生云近日作印章不必用意自有配合之妙得之不孝之詩文謬矣謬矣不孝之詩文近日少少曲折如意者從先生之篆之鐫之詩之畫之寥寥數語孔子種種悟人耳爲此言似吾兩人交相譽吾兩人豈交相譽者第不孝微窺先生所作半月來實實更進數層不孝動筆亦實實畧異往昔所以然者吾兩人交相動耳世間絕技源流總同世人所以不可傳者無他坐使人無所動耳不孝得先生一字而心動先生得不孝一字度亦

未常漫然于中交相動則交相引于幼渺不可測惡有所謂譽哉今人滿部詩文大套印譜細細搜尋總如疲牛拽重車入泥淖中何處使人動及讀班馬諸傳記便欲哭欲歌見雲漢北風圖便乍熱乍冷拾得古人碎銅散玉諸章便淋漓痛快叫號狂舞古人豈有他異直是從千百世動到今日耳先生以爲然不

又

旣在濫泥中愈動則身愈陷願先生立定脚跟自有瓜熟蒂落時同汨洪流內不能接落水羅漢以此自愧也

又
祝由科有徒癰法此公得之矣每以尊事語人謂人取
名字當極僻極古怪者方能免禍客曰不然須取極平
常者庶禍發時尙有濟叔一輩人頂缸耳一笑

與林鐵崖

伯敬友夏只是好新落筆遂不顧所安耳他且勿論卽
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類凡缺字類作口武王几銘皇
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亦缺文也兩君目口爲口字
友夏云四口字疊出妙語不以爲纖伯敬云讀口戕口

未常漫然于中交相動則交相引于幼渺不可測惡有
所謂譽哉今人滿部詩文大套印譜細細搜尋總如疲
牛拽重車入泥淖中何處使人動及讀班馬諸傳記便
欲哭欲歌見雲漢北風圖便乍熱乍冷拾得古人碎銅
散玉諸章便淋漓痛快叫號狂舞古人豈有他異直是
從千百世動到今日耳先生以爲然不

又

旣在濫泥中愈動則身愈陷願先生立定脚跟自有瓜
熟蒂落時同汨洪流內不能援落水羅漢以此自愧也

又
祝由科有徒癰法此公得之矣每以尊事語人謂人取
名字當極僻極古怪者方能免禍客曰不然須取極平
常者庶禍發時尚有濟叔一輩人頂缸耳一笑

與林鐵崖

伯敬友夏只是好新落筆遂不顧所安耳他且勿論卽
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類凡缺字類作口武王几銘皇
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亦缺文也兩君目口爲口字
友夏云四口字疊出妙語不以爲纖伯敬云讀口戕口

竦然骨驚不知几銘與口字何涉豈三代時便學作鍾
譚詩耶卽此已可笑何況其他

又

居官而論門戶已足笑作詩文而亦論門戶豈不可駭
至父子作詩文而分別門戶豈不尤可駭王百穀以詩
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詩亦醇正典雅至其哭袁相國之
墓白王仲子之寃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于
其子矣乃其少子留字亦房者畧有才情走入魔道附
予鄉馬仲良竊名于世近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

父同時諸名彥爲留序詩者體留意亦未敢一言及其
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于世留不屑爲其子故推而遠
之者詩文卽不同調何致自昧于人倫如是僕故曰萬
厯中以門戶分別忍于推遠其父者某以詩文分別而
忍于推遠其父者王留也以法論留當首誅先生方操
選政如留者應在必黜卽不黜求以僕此語載之留詩
之前使知倫理中有此等禽畜

與胡元潤

索弟書者但求舊連四紙便堪揮灑綾縑皆不敢書王

竦然骨驚不知几銘與口字何涉豈三代時便學作鍾
譚詩耶卽此已可笑何況其他

居官而論門戶已足笑作詩文而亦論門戶豈不可駭
至父子作詩文而分別門戶豈不尤可駭王百穀以詩
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詩亦醇正典雅至其哭袁相國之
墓白王仲子之寃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于
其子矣乃其少子留字亦房者畧有才情走入魔道附
子鄉馬仲良竊名于世近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

父同時諸名彥為留序詩者體留意亦未敢一言及其
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于世留不屑為其子故推而遠
之者詩文即不同調何致自昧于人倫如是僕故曰萬
厯中以門戶分別忍于推遠其父者某以詩文分別而
忍于推遠其父者王留也以法論留當首誅先生方操
選政如留者應在必黜即不黜求以僕此語載之留詩
之前使知倫理中有此等禽畜

與胡元潤

索弟書者但求舊連四紙便堪揮灑綾縑皆不敢書王

荆公作字未常輕用縑帛獨于佛語用之大有理千絲
萬絲織來一筆兩筆塗去弟詩即不惡字即不劣亦不
敢造此惡業也

荅張芻笈

此來已不見紫淀老人痛甚痛甚遲遲不敢晤足下者
恐觸人琴感耳大貺且留為雪中沽酒撥悶之需紫淀
之集雖有孝翁諸丈丈在然弟事也未敢以之讓人行
將與足下訂之小阮何往空使人作松風之夢

荅范文白

尺牘彙編卷之十二
三
祝培之以七十老人于徑寸牙牌上書桃源記細髮爲
行微塵遮字更留其下爲作圖真世間竒物原記固疑
佛疑仙此器亦似神似鬼劉子驥見之畏此局促應攢
眉而去不復生問津想矣此中人傲然魏晉以上未免
夜郎自大鷄犬桑麻放曠太過借培之之筆畧畧約束
之報應之理固當如是耳一笑

復余澹心

填詞一道在昔爲難于今尤甚徐青藤尙有雜出鄉語
之謂湯玉茗亦來音韻不諧之譏鄭若庸張伯起後人

極詆其開類書之門諸君英英自異後人尙苛求若此
況下焉者乎近日新詞競出非不靡靡可聽但質白益
工詞曲益艷其去元人日益遠讀廣霞君集翠裘覺馬
致遠喬夢符一燈猶未滅也純用本色絕去纖巧廣霞
君不屑與世人鬪巧爭能只欲以本色二字挽回風氣
耳三十年來弟最心許者錢塘沈字中之息宰河字中
名乘雖未登峯造極而一落筆便欲證入元人三昧狠
心辣手近日博山堂梨花齋皆不及也石巢又勿論矣
惜其早死未見其成使天假此君以年沉雄老靠或亦

尺牘彙編卷之十二
不減吾廣霞也聞此中有解事優人竟能演此旗亭中
不乏雙鬟妙女廣霞君遂欲呼天下詞人爲田舍奴矣
如尙不行當呼來以一卮爲廣霞君壽

與梅杓司

畫册得足下佳跋少文卧遊真令衆山皆響矣謝謝拙
什憔悴之音不堪入鍾呂之聽幸足下痛加彈擿得師
一字感過百朋矣容入城時面聆教正不盡

與胡元潤論畫

一水一石藉以輔理性情今人畫但貢人以喜導人以

躁妄耳與性情何與僕三十年此道見他人畫漠無所
動見元潤畧一涉筆便勿勿移情僕不自解也世人妄
爭壇坫讚毀紛紛如如元潤者當別置一座于青蓮花上
毀旣無庸讚亦不着昔人欲藏書名山以傳其人字句
紛紜非名山所耐惟當藏此一邱一壑庶兩相愜耳後
世必有知元潤者元潤自愛

又

古人設色見素今人設色見彩惟元潤能悉其故幸以
語我

與張宗緒

梨由核而根而幹而盈把而徑圍凡數十年始殺青而任刀筆竹由孫而龍鍾而斧而漚而粉澤凡經三十五手而成側理始可供印氏人由稚而壯凡數年而辨之無又數年而盡識字必十餘年始解文義乃災黎而鑄穢字造紙而印淫書解文義而逞淫邪之筆具雙瞳而讀非聖之書成諸天者如此其艱用之人者如此其褻吾所不解

又

古人云有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鑒戒今之為淫書者豈止一語一事豈止傷天地之和折終身之福漫然為之全不知警哀哉

侯元泖 研德嘉定人

與友人論詩書

詩之為用者聲也聲之所以用者情也幽風二南二雅三頌或出于婦人小夫衝口率意之作或出于元臣碩老諷諭賦述之言泳泐休明抒寫道德情盛而聲自叶焉遂登樂章歌薦朝廟此天下之真聲也若夫情曼者

其聲嗶情抗者其聲厲情危者其聲烈情豫者其聲揚
是數者雖詭于和而情之所激皆足以鏗鏘律呂感動
鬼神相鼠之詩其聲率山樞之詩其聲迫迫且率而伸
尼不刪者爲其情真也真故不諱其微有激極而和之
勢焉此亦聲之亞也六季三唐刻鏤組繪南北二宗披
猖率野聲情交叶什無二三何大復常謂唐初四子音
節可謔子美調失流轉予初躋之然究其所撰明月篇
聲浮于情學者從是矯宋元之過相與規步音響趨摹
格調而天下之情隱者亦大復爲之戎首也數十年以

來聲盛者情僞情真者聲俗兩家之說曼然不入而其
不諧真樂則同終成其兩僞而已矣

林宏衍

得山侯官人
退耕堂集

與就園

詩以道性情三百篇皆情也如江漢汝墳尤情之至者
若緣情綺靡必至無情矣大作皆現前本色語實不經
人道實無人道得半字而又字字入情字字合法此所
以難也薄醉長齋家自度兒輩自了漢應當此一喝笑
笑

宮偉鏐紫元秦州人
春雨草堂集

與黃維章

得五果卷飄然作茹芝商山之想卷字盈千窺其神思殊不厭覩縷再呈一卷求書舒元輿桃源畫記並加跋語留為異時佳話

張纘孫宗緒錢塘人
志孟編

正同學書

近來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創為荒唐詭僻之事附以淫亂穢褻之詞謂為藝苑雄談風流佳話甚之曲筆

寫生規模逼肖俾觀者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為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披靡者多彼見當世之所謂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為書昭示天下如此則閨房兒女敗檢越閑未嘗不為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綫或猶惴惴乎畏鬼畏人至此則恣肆無忌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不讀詩書未嫻禮法以暨黃童紅女幼弱無知血氣未定一讀此等詞說必致鑿破混沌邪慾橫生拋棄軀命毀蔑倫彝小則滅身大且滅家嗚呼興

言至此稍有人心者能無不寒而慄哉且人心之禍釀
為風俗之壞積為兵戈盜賊水火災厲其應如響讀書
者可按牒而稽也我輩夙愆難消多致有才無福時時
以忠良正直為心事事以利人濟物為主尚恐功不勝
過得罪衾影觸忤鬼神奈何取聖賢經傳之字畫譜妖
魍淫崇之聲容其為侮慢褻瀆不且萬倍于狼藉覆瓿
者乎禍天下而壞人心竊恐千劫難悔可不痛哉可不
懼哉

王仕雲

望如歙縣人家江寧
四辰堂稿

與羅星子

文章聲氣皆伏戈矛見道未深責人太甚皆是病根未
斷處我輩風雨鷄鳴政須時時提醒

與高康生

弟見聞謾謫矇瞽曷知北望泰岱未陟其山南睇滄渤
未陟其涘眎鹿毛之非元詎胡眼之化碧然而嚶嚶學
響宵夙有懷頽然而長每托夢寐況夫見班識蔚望氣
知銛桃岸蘆碕差云咫尺無煩問祝者乎鴻文一卷寶
色陸離峯玉之膏湯湯沸沸崑崗之燄熊熊魂魄至乃

破儻忽之支離固混沌之扃戶藏鬱于吟拔根于元殆
于凝雪激風千古不落足使見者玉樓起粟銀海生花
而狂瞽如弟謬爲弁首譬彼小貳墜泥佛頭多見其不
知量矣

與某

直以行已不過失官曲以從人乃至失性此兩失者宜
何居焉僕奉家大人之教有素頗知所自處足下勿過
爲我慮也

宗

灝 開先興化人江都籍

與黃與權老伯

當晤公郎時神色黯淡言及長征措語索莫心實憂之
忽傳京口之信再得願老之書玉樓作賦確爲挽青鳥
而上矣幾年得一同調百歲得幾知心熱血灑人明眼
照世乾坤大事欲藉匡扶吾道因緣悉資維屬一旦溘
焉長逝傷心刺骨痛何可言竊謂天道至今日真不可
問矣望老伯奪愛以理以數勉爲解息侄輩後起何辭
于責息壤之言在耳所以報圯孺吾兄者從今日始

王

瑄 玉吼江寧人

與紀伯紫

琯去秋之後愈覺憔悴義命自安亦已久矣然有不能安者孤鴈飄零于雲表窮猿躑躅于木末槁壤之蛄稻梁之鳥皆得而竊笑之嗟乎伯紫天下許大何處容吾雙屐吾且逝矣

鍾文明

蟠菴祥符人

與閔伯宗

人生受命付才有如捏土為窰瓶罌杯杓各有分數設杯杓而求納瓶罌之水不待智者笑之矣獨有保持謹

守不自撲滅則一耳若足下者高山大澤為用無涯弟且不得而摹擬之敢窮其底奧耶

葛一龍

震甫洞庭人

與鄒滿字

昨奉候不及見見佳畫喜而欲狂乃登閣開窓盤桓徙倚指天南霄色如君州窰紅紫閃爍炙人比之興盡返者所得不既多乎伯紫兄扇領教才情如此千古少年自不可及况今之翩翩得意者耶心定作報惟恐老年才盡無能為耳為我致意把臂入林當有一日

又

今日種竹值此好雨此君有福福及主人大快大快但晴時須灑水葉上如此數日葉葉皆青色不變矣大作妙甚而如此正好弄筆不得侍為弟子奈何
失名

與東鄉令同年孫養冲 孫公滁州人

江上釣磯拭之如鏡日夕引領笙鶴一問醉翁起居而年丈靡鹽所在鷄黍不遑使我停雲之思轉深年丈豹文久蔚鵠儀一舉小鮮美錦景行式在望古遙集實惟

斯人匡山嵯峨蠡水揚波是其不言而樹無字之碣矣如僕退遂衡門魚魚鹿鹿文冕蛾眉則微尚弗屑桔槔行汲又力所不任假令蠹魚無脉望之期則蝸涎鮮自濡之策非藉雲中黍豆六轡兩驂恐逐日蚩氓不復有循厓憩影之處耳玉茗湯先生詞壇尊宿三齊五金咸出其治計年丈自公之暇造膝定殷塵尾餘屑雙魚之腹甚可貯也拜垂一字是在寒修使弟他時曳裾懷刺不為生客齒牙之惠過承筐矣惟年丈念之

尤侗 子展吳縣人

遺亡友湯卿謀書

弟別兄七年矣一日不見采蕭猶嘆其久況死生契闊哉然思兄而不見見阿雄如見兄焉今阿雄又歿矣弟永無見兄之日矣悲哉悲哉論者輒云天道無知伯道無兄弟不謂然天益以忌才爲道耳既能殺才人必能殺才人之婦豈不能殺才人之子覆巢之下必無完卵老蒼毒手和盤托出非假夢夢也所不可解者鴛鴦雙打蘭蕙齊焚孩抱中物何不并束一棺使父子夫婦同登鬼錄方見斬草除根之計而又片時懵懂漏網七年

耶然正多此七年襁褓者能行矣呱泣者能言矣髮漸長目漸識之無手漸解塗抹矣白頭老母且喜弄孫總角故人亦欣得壻乃千千絲萬縷纏綿繫戀之中一刀割絕痛入心脾七年之淚枯而復生七年之腸續而復斷此弟前生三峽未了哀緣重現此銷魂逆血之報始知造化小兒天資刻薄顛倒世人其忌才之心發之益遲受之益慘矣獨怪兄之靈心慧業非侍書天上卽修文地下何不稍示神通冥加庇護顧容閻羅老子輕勾眷屬何其蕙耶豈以劉安雞犬盡室登仙不欲令兒子

尸別親錄卷之十二
墮五濁界中抑夜臺寂寞有歸來望思之悲携回膝下
作大家團欒頭也聞阿雄病革時兒啼曰母在此又驚
曰有衣冠而髮者呼兒去然阿雄八月而孤未識母也
彼衣冠而髮者其兄也耶彼時父母之靈來兒之靈去
忽然相遇氣血感動不覺呼出有天焉而非人爲之也
果爾則兄之呼兒去似矣而弟竊謂此舐犢之愛耳庭
堅忽諸若敖餒而毋乃闇于大義乎弟每過兄家必見
阿雄客秋從長安歸阿雄出揖見其嶄然頭角宛有父
風喜不自勝一旦相奪如喪重寶中夜徬徨憤恨填臆

故以前說歸怨於天以後說致咎于兄也兄得毋哂爲
呵壁故態耶弟年來窮愁益甚一意學佛但若無入手
處宿德有云割愛第一今哭阿雄愛心大動又增修持
一病然過此以往水流花落總不相關矣所極不忘者
野屋雙棺佳城未築然筮城龜市自有定數兄勿爲恨
他日生芻一束重哭兄於白楊青草中生別死離乃爲
究竟則信矣弟永無見兄之日也并求見其如兄者不
可得也可奈何奈若何

上沈旭輪師

尺牘卷之十一
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極汪洋之觀如危峰絕壑穿倚
河漢徑路俱絕如空山月明遙天鶴唳清曠無塵如蒲
團入定爐烟細裊能資人靜悟如鐵騎疾馳笳鼓競作
時增悲壯如疎簾午風雅琴徐撫有和平之樂此吾師
三十篇之概也願與世人共識廬山面目勿云後遂無
問津者

與周星曙

虞長孺曰天地一梨園也今日正第一齣拍板門槌大
家厮混耳但脚色全副丑淨說白一味打諢殊耐不得

設使禰衡打鼓桓伊彈箏馬融吹笛王維搊琵琶大蘇
唱大江東柳七歌楊柳外自成韵事

與友

人固不可無年亦不可無姿假使馮唐顏駟作白頭吟
何如隴西公子挽角荷衣賦高軒過左太冲名重三都
羣嫗一唾未免委頓終不若潘安仁挾彈洛陽女郎縈
繞載果滿車也紫韜一身而并二美文心旣麗襟情之
咏復爾清新豈非天生異寶爲江東獨秀耶

與友

大別齋金卷之十一
士君子世亂家貧出無左右之援居無升斗之儲會從
屠酤兒游貴且快意安能對燠糟板摺齷齪嚙之輩
尋章摘句數米量鹽在小兒女子手中乞活哉

謝人餽藥書

僕風月膏肓烟花痼疾同馬卿之消渴比盧子之幽憂
忽啟雙魚如逢扁鵲贈之芍藥投我木瓜紫蘇與白芷
同香黃蘗共紅花相映雖云小草卽是大丹月宮桂樹
竊自姮娥台洞桃花採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資丈室之
談半七神樓頓醒釣天之夢肺腑能語羊叔子豈有醜

人耳目發皇楚太子無勞謝客

與友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熒吾不知佳趣
竟安在哉雁裘質矣何有狐貂魚釜空矣何有羊羔昔
人詩云風力欲冰酒霜威能折綿今也無酒可冰無綿
可折悲哉悲哉何以卒歲

來集之

元成蕭山人
南行偶筆

與呂範伯韓重生同年

癸未

公解之後荒園一區約及十畝蔓草滋露亂蛙吟風家

僮數人僅飽淡飯無他幹事命各執耰耨以習勞其筋骨運桔槔以動盪其機智未嘗帶根而移芍藥亦未嘗辟麝以護牡丹但以秋崧冬芥爲主凡薑韭茄瓜虎爪羊眼之類栽輔焉依期佈種依期收刈暇則叉手巡行見螳螂之攫食聽螻蛄之長謠火斑蝥若農夫之恨田鼠除蟻螬如漁人之惡澤蛇扶弱去侵滋乾候孰菁映厨頭香生鍋底或鮮或醃或蒸或曬咸有其方庖丁鼓刀而進則有傳語本官今日斷屠之善諛佳賓枵腹而俟則有爛蒸去毛莫拘折項之丁寧味其旨好分餉寮

佐偶有羸餘犒及輿阜甕壘充溢園史公當大有之書澗藻克修小爾雅收風人之句三殮之饘粥有恃五味之調劑得宜詩腸能瘦非食肉可肥士俗難醫以菜根而療雖萬錢下箸五侯合鯖未見其彼飽而我饑雖盤殮置壁魚羹置錦未見其彼有餘而我不足也故人視我其享受不亦侈哉

胡宗仁

彭舉長白江寧人
知載齋集

與鍾伯敬

公詢寒門諸子弟敬以名字相聞弟宗信字可復以字

行世所稱雪村者名宗智耀昆起昆僕之子玉昆士昆
雪村子也皆學畫葦門畫掩茗椀爐香間閣筆盈案安
擬堆笏滿床昔人一門五貴七葉蟬聯想如是耶公聞
之得毋噴飯

胡玉昆

元潤江寧人

與櫟園

抱痾伏枕幾至不起遠勤下問銜佩殊至兼辱詩卷朋
樽之惠展帙長哦啟嬰浮白不知秋風吹墮白日

唐

際仲午江寧人

與王鍾淑書

凡百可忍惟悶難耐索居顧影戚戚寡懽安得立千尺
峯頭右當廣莫之風左攬滄溟之日呼吸而通帝座被
髮而下大荒一吐胸中幽憤不則與二三知己聚顏一
室酒酣耳熱博得一場嬉笑怒罵愁銷寂破猶勝坐困
一室咄咄書空也

與徐聞復書

天外毛羽復入樊籠長夏如年惟悶難耐日悶日病日
病日貧病較雀肥貧輸丐富每一興懷徒鬱鬱耳

張明弼

金壇人
螢芝全集

候蔣八公座主

一行作吏情出僂勉習驥厲駑既非所任矯心飾貌又
違所安以是中寐懷驚方餐怵慮私念我輩卽不能赤
羽白旗振武安之瓦長弩遠繳射聊城之書猶當追隨
法師汎濫七經誅討羣緯灑唾則金石之音著落墨則
山川之氣動何乃跼踏荒郵匍伏末階作書則蠅棲紙
上吐言則鼈咳席端寧不負此鬚眉耶

李昌祚

文孫漢陽人
真山人前集

與易曦侯

甲戌冬

俗儒初受句讀蒙率成習耽于苟安希章句訓詁之華
足以欺世而炫鬻積之二三十年塵土數斛墳築胸臆
當其握筆申楮割裂舊所揣摩強記之陳言幸一當以
免勤勞譬則書卷其傀儡也吾鋪績而用之陳設于前
以誘人喜似提掇其線者卽運動儼然似人然而皆木
偶也直戲之耳此豈學道輔經籍大丈夫之所爲哉
彭而述 子篋禹峰鄧州籍新喻人

與就園

爲人謀而不忠乎曾子每日一省爲君謀而不忠宰官
一世不一省古視人如君今人視君不如人做官一生
不及曾子一日只筭斗筲俸深博吾先師一噫字考語
而已噫字可作謚否年翁幸有以教我

與某

語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言冲霄之舉耳若夫鶚也羽
鍛毛弊盤窺林莽卽一鷓鴣噪而啄之矣里閭卑俗本
無知識成敗論人宜其姍笑兄但儲養毛羽此不足較
也

丁

遂

霽懷江浦人
鹿園稿

示兒

凡故者有夙因薄故舊者其人不長是以聖人重故

又

人身如樹這一點慈愛之心便是根荖由本及末由幹
達枝總是這一個生意偏枯者不仁傷殘者立槁

夏

華岳孝感人時爲陳州守

與蔣養菴父母

兩雛初謁臺端歸卽馳書不佞鼎曰蔣明府嶽峙淵清

戶部彙編卷之十二
謾謾勁松下風鶴日浴日涵天汪汪萬頃波真父母父母云不佞讀已舉手加額吾梓里何幸有此父母又爽然自失不佞亦父母乎人者安得子弟見之而愛愛之而敬若斯耶祇自照而自慚耳德性賦于天定涵養係于功深不佞俱闕然何足以方時賢長者哉

吳

第

日庸晉江人

竟陵署中以詩代家書寄弟

不久成歸耳聊先報數行真看衰相見肯爲熱官忙酒可留新釀花須蓄晚香西園松竹下早設竹方床

沈光裕

仲連種蓮苑平人
譽諱

與友

前人著剪燈餘話遂以此妨瞽宗之祀一朝臣于公會處出此書亦爲物類所鄙此不過唐小說之流而識者猶惜閑檢如此今書肆邪刻有百倍于畫眉者其跡近于兒戲其見存于射利其罪中于人心士習禍且不可言唐臣狄梁公奏毀天下淫祠當世偉之至今猶令人聞風興起然淫祠之害及于愚氓淫書之害洵于賢智吾不知轉世長民者作何處是

與友

凡著書如小品及教後學獨得自喜者不妨畧用圈點以標新意若經制大編以呈君相質師友傳之天下萬世者一用圈點便成私書轉瞬異同蜂起如李卓吾陳明卿皆不能免近日尤爲濫觴可爲著書家一大戒也至施于自作詩文尤爲不可昔言三分詩七分讀以爲笑諺若無一分可觀而加十分圈點謬亦甚矣

吳宗信

冠五休寧人屯溪集

與櫟園

得定山先生詩不及待歸輒于道上讀之驢背上歡喜欲墮

又

宋人亦以十九日爲重陽偶得花寒今十日酒冷古重陽句先生和之

又

南中風氣甜美易使人無骨公郎趨少年宜早歸北地以太行千仞堅其柔脆吾家黃山而意致每只在黃沙白草間

與周雪客

趙夢白先生作齊人文云勵名行者不以飲食爲細畏
清議者不以妻子爲愚二語不知提醒多少醉夢人我
輩爲八股不能開導人心扶翼世道雖豔如花熱如火
祇堪覆瓿耳

吳

晉

介茲江寧人

復汪舟次

讀吳楚人詩想見此老才于東淘空墻落日攢眉索句
路人作鬼聲唧唧揶揄時昔宋登春見謝榛詩唾曰何

乃津津諛貴焉活展此老詩竟卷如入冰雪害中使人
冷畏

與林鍊崖先生

作客山陰道上遂復數月念先生去住至今猶未定但
覺于巖競愁萬壑爭淚

與林茂之前輩

先生以望九之年猶燈下書蠅頭字行數十里不仗扶
老所謂不神不仙以著作結爲大年者

與周園客

尺牘新錄卷之十二
三
櫟園先生謂金聖嘆評書三四種總是一枝筆此語惜
聖嘆不及聞盲人無識尙欲爭學此一枝筆豈不可嗤
僕又常聞前人論畫運筆專主中鋒石何老人曰八面
鋒一齊都來尙了不得如何說中鋒此可爲文章法願
與園客共參之

魏學洵

子敬嘉善人
茅簷集

荅唐宜之

先生信道真篤如針就磁如嬰戀乳不復墮苦海最可
憐憫者弟耳弟之好書如世人好色暫時割絕到眼又

被纏綿今古文字無一不足貪者忙忙一生未知何日
恬寂頃展憨山經解及讀先生來教意似躍躍欲亮矣
已預愁明日此時不知光景何似道念無根真堪悲泣
周體觀 伯恒遵化人

荅池州劉德輿修誌書

貴池不可以久闕志茲屬勞于門下志之幸也今讀所
哀集備極旁蒐良史之才未之能過竊謂閣下以世學
之博當父母之邦雲物山川不忍有所缺失命意周至
訓辭典雅其用心良厚朕實遜於口口奪其急詳畧之

間也田賦力役官師食貨重民事神未免束于成法而論說弗著狃于時宜而開成亦未之講也自上下下導之成風自下上上由之成俗因而遞升遞降隱然于革薄從忠之慮宜在作者至于人物考備諸外典名實相賓天下之口係焉周官小史外史之遺也網羅未富其失也簡擇識未審其失也腴淹如江李諸君號稱恪史而於誌論則爲歉然亦可以審其故矣若夫以國門之懸通于研畝稗官之守比于家乘尼尼焉爲一時之書一人之筆矣知閣下爲一代巨手自爾卓然而區區之

見尤願有以納之也

朱徽遂初進賢人

與張修崖

金陵託處地邇芝蘭之室情深縞紵之歡睠想風期卓然千古矣別後道路紆徐季夏之望始抵荆門長安塵土重以山居既久野性難馴豐草長林徒深麋鹿之戀鈞天廣奏其奈鷄鶩之悲秋風蓴鱸時期與素心人數晨夕也

魏大中

孔時嘉善人
藏密齋集

月窟金卷之十二
三
答吳生白

富貴利達萃于長安東西南北之人竭知畢口寒于是暑于是風雨晦冥于是而台臺以一介口口爲微累其生平之恬世安得此長者之言而誦之不肖所以愈心折而不能自已也觀天之道厚祿每與厚德相配如名山覽勝優游歲月橫看成嶺側看成峰景過卧思尚有餘味苟非然者如登浮屠躡級而上悸急喘乏已覺困頓一霎及頂眼界雖寬實無餘地亦可以駐足疾趨而下勢所必然履上星辰坐口口口以此易天下可矣不

肖薄德又弗論也

答方孩未

蒔名花者偵其蓓見其且蕾且放也日幾幾焉且沽某酒且觴某客而盲風妬雨夜半陡作瓣瓣沾泥矣盲者妬者不知夫開者之光景原無多也口口過從俯仰歛戲宛然在目弟豈意至今日耶則口口去已晚矣

荅王中詎

中詎名永吉無錫人

忠愍墓祠之舉功在千百世之人心作成人心于不識不知中嘿嘿有所興起此濟世第一義也錫山復出一

名儒國家復得一正人

荅游肩生

去小人正如拂塵旋拂旋有獨太陽當空塵不爲害狂
颼捲地而舉扇障之則何益矣台臺所以屬意於正法
眼也乖崖熱心救火而忤者且以爲乖崖罪眈眈者又
將執乖崖爲世之爲乖崖分疏者罪怒濤怪浪立海滔
天以迄今日而猶滯于荒涼寂寞之中每一念及不勝
咄咄之詫反以長安珠桂塵慮不已細乎

付伊兒

富貴之途君子小人之所共處也富貴膏肓亦君子小
人之所同病直已而對小人猶易曲意以調君子正難
我不乃易人之所難難人之所易耶拂衣之志逾堅第
俛入俛出恐不成爲出處直須時止則止

荅蕭元恒

朝端每爲一二倡邪說而有佞者所壞其人豈非庠序
間所稱能文章之士耶標新競爽而好用其心于離跂
仄陋之場曼曼乎纖薄谿刻是務安得不詭于正然則
其軋茁者其所以囂競者也士之束書不觀而荒于嬉

尺牘新鈔卷之十二
者害止其身其能文章者害乃在天下國家衡文者日
閱數十百卷皆束書不觀而荒于嬉者之文得一二標
新競爽之文安得不亟賞之而亟拔之孰知其貽害于
天下國家者竟斯人也南國□□爭鶩于文而特重知
言者以司文章之命知必于新爽中尤擇其不詭于正
者而後拔之□□之立朝者問□□□先生之門人而
造福□□□□宏也

尺牘新鈔卷之十二終

番禺孟鴻光校

